





尚書葦籥

長示部  
振錄西



新虎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夏書

禹貢在唐虞之際禹謨在虞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明大禹有天下之本

禹貢

傳言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而六體所不該者又為貢範征歌夫典有九官之命謨有征苗之誓衆體具矣大抵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凡書所記行事當附右史所



記言語當附左史二典原記事而尊之爲典不得下同于貢三謨原記言而尊之爲謨不得下同于範可以意會不可于篇名求禹貢實典之體可觸類而長矣貢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篚皆在其中

禹貢一篇所載皆山川貢賦事末乃歸之德先見平治水土使民安居足食便是禹祗德處經文旣宅旣作等語可見故疏鑿所及聲教流焉非祗德爲治水之本亦非治水後然後聲教四訖也○敷土隨山是診脉法急則治標先從下流洩水如所謂決九川距海而後上流漸可施功平土原爲制貢事平之後每州須有冊籍而以成功各冠其

前所謂典則也非一州治更治一州而山川繡置何緣見其脉絡故全舉山川自爲首尾以終奠高山大川之意導山正以導川非截然兩事而又總之以九州同因以定貢賦而終命篇之意錫土之後繼以祗德歸于本原而又分爲五服總爲四海以終敷土之意也○禹貢述人事載地理史惟用一起例中皆互文見一其一者可見而不一者不可見如總提敷刊統攝九州條列載治例舉一州俱先本施功說自覃懷以下餘州遂言底績若謂由施功而底成功云耳卽在冀一州亦若謂禹先有事于載于修于治後乃始底旣從旣作等績也故分言則八州例見合論則



九州互見。凡底績者未有不本于施功。施功者未嘗不底于可績。至記禹功，言作者不言宅，言宅者不言作，惟兗州作宅並舉。結又單言既宅，如冀州壺口諸山，言刊不言旅。雍梁荆岐諸山，言旅不言刊，而結又雙提刊旅，與夫言川者或不言澤，言澤者或不言川，亦或川澤並舉。凡此皆義例也。九州始末三言底績，惟于豫州荷澤忽露導字為導山導水埋一線之根。九州若以兩戒分南北，則雍梁冀兗青徐六州為北條，北條有北條之高下，梁荆揚三州為南條，南條有南條之高下。若不分兩戒，但從東西分高下，則雍梁冀豫荆五州高，俱西北，故多言山。兗青徐揚四州下

俱東南，故多言水。言山因水之發源，言水因水之入海。然高處亦有言水者，則上源之水必非近海之水。低處亦有言山者，則經流之山必非發源之山。故兗青徐揚連叙，先從低起，多言入海，即為導山。張本次荆豫梁雍連叙，後從高止，多言發源，即為導水。張本總之二條之水，其發源入海雖分，其先低後高，先入海而後發源，則一例也。中間臚列禹功，點出禹德，更不及禹。但起結出兩禹字，包括一篇又出成功二字，以收應篇首敷隨載治。○王綱振日記禹貢如畫日月，日月體圓，但能作匾。若認匾為日月，失之遠矣。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首提治水之要。禹治水倘不執此要而漫然治之。豈能成功。故史揭之。敷土三句。平層看。非用功之先後。俱要咬定。水上土分。卽水勢之由分。木除卽水患之由除。山川定卽水道之由定。兼用功成功說。若只說知水勢經行出入緩急。便非紀體。敷作分訓。經之爲九州。孰卑治當先。孰高治可緩。緯之爲五服。孰近治宜詳。孰遠治宜略也。隨山者。循山以看水。孰爲塞水之源。當疏。孰爲壅水之流。當導。隨者。憑山爲主。禹但爲隨。隨山勢盤旋以去。木之蔽。蓋林木阻隔。不惟水勢難達。抑亦人力難通。刊木因隨山帶出。亦隨

山事。直言隨山。不言隨山爲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木。其木也。山川原有定分。只因洪水泛濫。便多山不成。山川不成。川奠山川與封山爲州鎮者不同。鎮是就州中界內封其。一高大者爲一州之主。而時祭之。此是就每州疆界所至。舉其山川爲界限。專爲究水之出入而設。不可混奠定也。禮定器于地。通名爲奠。曰敷。曰隨。曰奠。一因土性山川之自然。毫無添設。矯揉其間。此正禹祇德處。○水本流于地中。發于山下。而出入于高山大川之界。不辨區域。從何知水勢之高下。故一曰敷土。所以別九州。蓋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則山川爲之限隔。



禹因其自然而分之計分州始于黃帝云禹別者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還爲九州何者爲冀爲兗爲青徐揚荊豫梁雍則知何州最下治宜先何州最高治宜後而治水之功可施矣不通道路從何如水勢之緩急故二曰隨山刊木蓋水之源必出于山水之勢必因于山山之脉絡卽水之經紀也故禹之治水必隨山勢之南北條相水所出入及經略便宜以爲施功之序隨山相度之時刊木以開道路以疏地氣則知何水可入海何水可入河而治水之功可施矣不立紀綱從何知水勢之出入故三曰奠高山大川以別州境如兗之濟河以至梁之華陽黑水或

界山或界州或表其二面或舉其三面蓋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州之形千古不易如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則知何水出何山之中何州受何水之害而治水之功可施矣

羅泌曰堯之水河患爲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獨河所被冀兗重而雍輕沛之所被則徐輕而兗豫重冀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準地之勢自北而南○洪邁曰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爲攷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



合流也  
看也

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水性下流，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徧。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

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九州除弱水、黑水，但當據導水以河、汾、江、漢、淮、渭。洛七水為主。河、汾經四州，江、漢經三州，淮經兩州，洛、渭各經一州。洛、渭從河入海，江、淮、河、汾各自入海。餘水多因七水附見。故凡叙山水處，看何州受何水害急，即主之。如冀州莫大于河，而汾、涑、淇、漳、恒、衛，不過皆從河之水，或記其施功，或記其底績，無非以識河治。決不當以河、汾作對。若兗則河、汾皆瀆，便不嫌對舉。即此例推，凡徐之淮、荆揚之



江漢。豫之洛。雍之渭。皆當作一州主水。卽徐有涕。雍有河。豫亦兼有河涕。須分賓主。况九州之水不一。有他水來入。此水者。有此水往過他水者。有二水同會者。有卽此水爲他水者。又有卽此水成他澤者。任其縱橫流漫。惟當主以所重。至若青有濰淄。雍有豬野。流止雖無關七水。而見紀。亦必其係此州之利害。與尋常者不同。喜得其治。故用紀。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旣從。大陸旣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叙首冀州。見史作書之義尊王。功始交州。見禹治水之方因地。故史于叙冀州下一以禹功先後爲次。此下九州各州皆有敷土三意。曰冀州卽敷土也。載壺口治梁岐修岳陽。便是隨山之意。不言奠山川者。不欲別境域而外天下不必藉山川而表提封。他如交青不言隨山。無山也。冀在雍河東。交河西。豫河北。按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書法當曰大河惟冀州。今省文者。若專說以各州貢道達河可見。則他州獨無餘州所至乎水。莫大于河。距河一面卽受衝。况冀三面距河。形勝固據八荒上游。患害亦當諸州最亟。言冀州而治當先。害最甚。具見楊慎曰九州惟冀無所至。



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

兩河間曰冀州李巡云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州之為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朱子曰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所都也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又曰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

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曹學佺曰山西古冀州地禹貢冀州惟西河堯都平陽河正在西故以河為西河而地曰河之東也

冀州以河為主衝壺口經梁岐汾水入河覃懷河內之地二漳歸河之水恒衛趨易水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河治而冀之害息矣河自積石以上所受之水不可知其流入雍州則雍州之渭受澧涇漆沮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豫州豫州之洛又受伊瀍澗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冀州是豫河之患大于雍而冀河之患又大于豫以冀一州受雍豫渭洛全河眾委故也由是言之則冀州三面距河當



是先受渭水之入而有西河。方繞豫州南出而有南河。既受豫州之洛，仍出冀州而爲東河。東河去九河不遠，與堯相接，卽堯州入貢之河道也。壺口梁岐太原與恒衛大陸雖同一河，實分兩地。其壺口梁岐與華陰底柱所至，與雍積石龍門相近，此冀之西河。其恒衛大陸爲洛汭泮水所過，與堯九河逆河相近，則冀之東河。西河接壤雍豫，因積石龍門未經疏鑿，功多初始，故壺口梁岐以載修治爲文。東河接壤堯州，而九河逆河已受播同，功有因襲，故恒衛大陸以旣從作爲文。此于冀州之河發兩例，後導河卽其明註也。○治水必先下，旣者已事之辭。此方本施功，說載

說治說修，卽連下兩旣字，可見雖舉施功，若施功已畢，未及成功，而功緒已見。言下故下，遂言底績，底績猶能統至恒衛大陸，遂言旣從旣作，明著其績。以例見覃懷衡漳之間，凡爲水爲地，無不作不從，故先之底績也。須知底績，凡一事就緒皆可見。底績與成功不同，成功蓋究竟衆績爲成，非成功底績只一義。○載始事也，旣者旣畢之旣，對下梁岐有畢此方及彼之意，又有畢此卽及彼之意。下旣修亦然，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西方積石之北，流出塞外，已而東行，凡二千餘里，陰山阻之，故折而南流入中國。在冀雍之間，夾河而南者皆山也，而壺口山正當河流南入



之道迎而受之。蓋河口也。故禹治河始于壺口。疏鑿之以開其勢。至于呂梁狐岐二山。則又列峙壺口西北。河勢初來。未有不橫突其處者。故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矣。禹乃鑿呂梁之山。闢其崇。疎其震盪。而狐岐乃冀之兩山。險阨。河流所經者。亦因而及之。以廣其道。而河流望龍門而下矣。

梁岐壺口皆河南下之衝。而壺口勢大。故先壺口而後梁岐。治者疏闢之謂。壺口梁岐皆重治河。非導山也。壺口在冀西南。乃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乃河之上流。梁岐壅塞。無處下手。施功。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以折下流之衝。然後治梁及岐。開廣河道。以順經流之勢。殺水勢。開河道。上下相關。河流所經不止至岐而止。自岐而外。是他州。故語止。此是論治冀州之水之次第。非統論治河之次第。禹治水先後以地高下為緩急。九州有九州大高下。一州有一州小高下。其載壺口治梁岐。特禹治冀河一州之高下。若論禹治河。當下自碣石九河遡流而上。以漸及于大陸大

亾。然後有事孟津底柱。又然後有事壺口太岳。又然後有事華陰龍門。而至積石終焉。是積石龍門乃禹治河之終事。非禹始事也。其叙導水從積石始者。蓋志河始也。導河積石。河流著見之始。九河既道。治兗河之始。既載壺口。治



冀河之始。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或表山以該水土，言藝者剪其翦鬱，與民種藝，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鎮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

冀州水患，河爲大，切近帝都者，汾也。太原諸山，汾水出焉，其流則經于帝都霍山之陽，而在岐梁之南，鯀嘗治之，禹乃因舊跡，于太原濬決之，則汾之自霍山而上者，無蔽障矣。而直至西南霍嶽之陽，爲汾所經者，亦自此通彼而修之。修太原以通汾之原，至岳陽以順汾之下流，自此而合于底柱，汾固有入河之勢矣。○梁山在龍門之西，岐山在

梁山之東，岐山出勝水，東北流，柱于汾，與下導汾相關。堯都岳陽，鯀之治汾，意或爲此，不知汾之水入于河，不先治河，豈能治汾。故績弗成，河道旣通，則汾水之來始可受。然後修太原岳陽，使汾水入河焉。傳廣平曰原，山南曰陽，先始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岳陽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河患。治汾重入河，勿河汾平看。梁岐相去近，故曰及。太原岳陽相去遠，所包地名不一，故曰至。時說但知二句爲導汾水，不復及帝都，亦失傳意。要帶見岳陽帝都所在，以見畿甸中畎澮井疆無不治。



水治則土平。覃懷之地，至衡漳而絕。漳不能爲患，而河爲患。舉土以見水之治也。上曰載曰修紀施功，此白底績紀成功。○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直至太行之盡，西處爲覃懷地，始平廣。然先是淇淶交流爲患，至河水南治，而淇淶亦平。覃懷之地沮洳盡去，而底績矣。由是而北，以至衡漳之地，乃清濁二障所合也，亦因河自大，徑向北，直流而二漳橫來東注之矣。今則衡漳水旁之地雖不一，其底績同。要知覃懷在冀東南，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亦自有淶淇衡漳之水，與下淮沂蒙羽相因者亦稍不同。漳水二，清漳出大黽谷，濁漳

出鹿谷山，東北合流入河，河直下而漳橫注之，故曰衡漳。一云此是濁漳，不兼清漳說。漳水在冀東北，衡漳雖水，蒙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乃舉水以見地，不重衡漳治，只重土平上。凡禹貢底績皆言地，曰至于者，言自覃懷以至衡漳，其間土之高下者無不平也。自旣載至此，俱以河作主。蓋覃懷河內地，衡漳亦入河之水。○壺口梁岐山也，不重山重水。衡漳恒衛水也，不重水重地。梁之岷嶓，猶此之壺口梁岐雍之豬野，猶此之衡漳同例。彼此曰及，中有所包曰至，治梁及岐發一及字之例。凡後言及者皆然。旣修太原至于岳陽，發一至于之例。凡後言至于者亦



然

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單懷共為一地衡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漳濁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沈括曰水以漳名者清濁相蹂為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色如蠶竦數十里方溷如圭璋之合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體之半也合之則成圭

水患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色性可辨河東大行地勢全體皆石而土載其上色則惟白性則柔細無塊而壤不皆白壤白壤者多土會之法從多者論土會以土計貢稅之法也厥土兼穀土庶土言穀圭以定賦庶土以定貢欲教民樹藝非辨穀土無以知其種因地制貢非辨庶土無以慎其財土宜之辨雖因水患既平來實為定田賦貢張本餘州倣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



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

五地之物生五地謂山林川澤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

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地

之九等即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

物鄭氏注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令地貢以

土宜既辨地利可興則田賦可定此節當以先賦後田及

賦高于田立意賦不止穀米并兵車亦出于田賦也貢則

場圃園林所出之方物賦之九等合每州歲入總數以九

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數最多者為上上非以是等田責

其出是等賦也田之九等以各州地所宜較其肥瘠為高

下地之最腴者為上上惟冀為天子自治并貢皆征在內

其多可知故居田先而等為上上然猶雜出第二等者傳

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之不同故耳土色以黃為正白不及

黃故冀田中中然地大人眾則田功兼于人功故賦反高

田四等鄭氏曰冀州獨不言貢篚者畿內之地賦其總銓

稭粟米也總銓稭粟米倉廩之儲也餼糧之濟也是食為

土貢之要此與甸服節照看極得賦無定法因時損益之

政田有定等經野畫一之典冀州正多而間少故先言

上上後言錯豫州間多而正少故先言錯後言上中揚州

言下上上錯者以不在本則之中故變文言下上上錯梁



州言下中三錯者本則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并言之常出者為正賦間出者為錯賦錯字兼地力厚薄年分豐歉二意看是矣若謂歲有豐凶戶有增減則錯賦何止四州乎只是地方硯薄種一年拋荒一年如周官一易再易之類錯在上自下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錯在下自上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會九州之土其平原廣隰可耕種者則井為田教民樹藝五穀以供田賦其不可井田者則任為山林藪澤為鳥獸魚鼈草木財貨之所生殖聽民樵採漁獵以供土賦總之皆庶土亦總之皆財賦也故後結以庶土交正底慎財賦非財賦之外有

田賦又非庶土之外有穀土也觀經文賦皆屬田必不可指貢為財賦反以田賦非財賦也

魏了翁曰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敝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丘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產如士謂之貢士亦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天子之田九畝九州之內有畝以食兆民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詩疏○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間為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于黃帝成于大禹備



于周壞于秦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耨。長終畝一畝三耨。漢食貨志○釋名曰：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董穀曰：古以百步為畝，以今弓准之，一畝當今四分強耳。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

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陸樹聲曰：禹貢九州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曰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為天子所都，餘八州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于王者，之謂貢。冀為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于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皆人掌之。何貢之為？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



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恒衛之水未暇治者不與河汾較緩急曰既從見水治之終大陸之地未易治者不與覃懷論後先曰既作見土平之終恒衛入易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也曰從曰作皆主河言。紀恒衛大陸于田賦後者計河之周也。須知水患無可緩之理只是難急治耳。恒衛大陸俱冀之東北境在衡漳之北包絡乎恒山而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于河汾其地遠于梁岐治之不甚急故俟田賦既定後始加疏濬之功。今則恒東入滹水而入易衛東入滹沱河而入易從其入易水之道矣。少順其長曰從在滹水之

西北九河之東南者大陸之地也河水所經其平過于覃懷其地近于大河治之甚難故施功雖在田賦之前成功則在田賦之後。今且平地廣衍可以耕治有作起之功矣。作卽東作之作。○恒水出恒山北谷卽禹導山之恒山衛水出常山入滹沱河非大河之河也大陸近大河卽禹導河之大陸大陸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河澤唐杜祐李吉甫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地蓋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澤當西山勢斷處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滙于此爲藪河水泛濫又盤徊其間所以勢難急治不依呂氏害小當徐治之說既近河矣可謂小



乎其地皆接壤交州其底績必因禹播九河九河既道而始從與作與本州西河壺口諸山載治之功無與故另發此例記田賦之後見地雖轄于冀封功實因于兗治與上覃懷衡漳之績係壺口梁岐等治者異蔡傳謂地遠近河正以遠于岳陽帝都而近于兗河故也既載三節先言人事後言山地非治其本山本水也恒衛二句是治其本山本水故言人事于山水之下餘州倣此○九州叙列山川無非以導水而見如冀舉覃懷兗標桑土徐識東原雍著原隰或發例于水治之後或發例于旅山之下總見山川奠而土敷耳初無有水平土治兩並意乃時于諸州不論

是否見梁岐降丘蔡蒙蒙羽等高則類轄以土之高者平見覃懷桑土東原原隰等低則類轄以土之卑者平夫以原隰東原爲土卑猶可至以梁岐蒙蒙羽爲土高乃不言諸山爲導水源流反言諸山是水治土平殊晦蝕經旨

陶望齡曰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禹之敷土也至于恒衛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水經曰滹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石瑤曰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出代郡秦戲山下滙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



注之海班固叙九河所謂徒駭者太行以東地下河淤旁無澗壑以泄其怒諸流洶湧至敗城郭沒田廬若是則冀州水無大滹沱矣經何以舍旃而稱恒衛也今恒衛二水郡志頗略而衛河源出輝縣之蘇門山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又謂滹沱源發于雁門繁峙東南至靈壽而真定適當其衝併識以俟考○名勝志曰束鹿縣本禹貢大陸地以滹沱水環之故名西漢曰陸成蓋麓陸古字通用大河所經受滏洹諸水夏潦時漳水滹沱南北交注其澤東西經

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遠徙可以耕種

治水成功因以制貢海曲曰島海島之夷非絕域之夷在冀東北邊如遼與朝鮮不附庸于青而逕屬于冀者則使之每年以東北方之文皮來貢重制貢上說非謂水土平彼自來也冀不言貢篚者王圻之奉天子所自有則賦中有貢在不必言下獻其土之所有于上惟島夷去遠故特表之

紀冀州北方貢道九州皆言達河以紀入帝都之道此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見海道亦可至也東西南三



面順流達河不必言矣。碣石在冀北海之濱離岸三十里。貢賦之來不經此山。蓋取山爲之識。如云北境之水若遼瀋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勢必從海入河。然海滄茫方向難辨。入河之道必須有依傍。可表爲門戶者。惟碣石山數十里。其嶺有大石如柱石高枕于海右者也。必遵海而南。遡流而西。回顧而碣石若在其右。轉屈之間。方其南向也。舟出山左。山居舟右。碣石不過其所入之衝。及其西轉也。舟之左者益折于左。山之右者益環而右。碣石遂囿于夾腋之中矣。惟舟之涉左。故見山之峙右。行者折而西南。故見山之在其東北。自是可達河入帝都矣。舉碣石單重冀州爲貢道立文。非爲海道立文。故碣石雖峙海濱。此在所略。須看經文取義。○一云遼東西近北海。其賦自北海入河可也。至于右北平漁陽上谷。近蒲阪而遠北海。其賦反先入海而後達河耶。蓋此節蒙上島夷之文來。謂夷皮服之貢與凡賦之濱北海近島夷者。皆一同先入海而後達河耳。小註北境絕遠之說優于傳。北海指東北隅之海。非正北也。正北狄境矣。

袁坤儀曰。謂遼瀋滹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者。誤按。瀋易滹沱諸水去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遼水。又在塞外安得由之。○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



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

濟河惟交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澠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土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匪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交次于冀地最下治當先諸州次序例見以濟河表交卽奠高山大川他州倣此交州之域濟水經其東南交實據之曰據濟見交之東南可虞故下言治濟河水遶其西北交實距之曰距河見交之西北受害故下言治河曰東南

曰西北是謂東南西北一隅非謂東邊與南邊云云也河流初見在雍入海在交中經豫冀凡四州泲水發源在冀入海在青中經豫交亦四州然泲流狹其地可跨而有故傳言據河流廣不能奄有其全一州止可得其一面未免與他州相共故傳言距如荆河豫州西河雍州皆與冀州相距故若以未至河爲距則九河既道何特記交

李巡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交交信也○泲卽沔水至王屋山既東爲泲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者自常山房子縣贊里山入泲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泲爲濟濟字雖誤姑從時刻

王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



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于博川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章俊卿曰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卽古兗州之域自周定王時舊道湮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

兗州以河濟爲主州境以此別地利以此興入貢以此道。兗居東南平行夾于兩大流之中水患最急故治冀後卽治兗。朱子謂禹治水始于碣石九河是也。○禹治兗成功何如九河雷夏治河濟之正流。灘沮治河濟之支流。九河在兗之西北大陸以下逆河以上將入海而未入海處此處逆潮而上勢最壅激。蓋河至大伾折而北流自大伾以下乘高入平力并勢急。河勢悍猛至大陸而兗當其東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禹開八條支流以洩其怒連原一條經流而謂之九。卽播九河是河原是一禹析之爲九。九河實其新名禹未導前



不可以此名。既道者，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也。凡水道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汎濫既去，而水得其故道，則曰其道。按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鈞盤八，鬲津九。朱子註：孟子亦引之。又楚辭集註云：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北鬲津，北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蔡傳合簡潔爲一，而謂經流在外，殊誤。今南皮縣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河爲一也。九河之地在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時，河道既改，則九

河漸堙，乃必然之勢，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仍在乎？河

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

胡蘇五，簡六，潔七，鈞盤八，鬲津九。出爾雅。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潔苦也。鈞盤，言河水曲如鈞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餘同也。

○河自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

其後河入于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大抵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



以入淮○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海爾禹貢所謂入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瀆者乃禹所道之河其後河奔漯川入于渤海故瀆遂絕九河不復通蓋故瀆在北漯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瀆遂微九河皆絕但王莽河上承北瀆下入逆河爲一河微通奈北勢高故後亦絕但由漯川爾

雷夏在兗之西南濟水蓋經其南者此不重雷夏治見濟治意兗州之水次莫大于濟雷夏本爲澤惟濟不淪橫流入于雷夏之澤澤不能受都汎濫奔瀆起來不知何爲雷

夏而失其爲澤矣禹旣疏導而濟治故雷夏亦能蓄而復流成其爲澤澤者水之鍾也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旣豬意混入蓋雷夏與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看來陂澤九州南條荆有雲夢揚有彭蠡震澤北條雍有豬野皆水自成澤與河漢江渭無與若雍之豬野豫之荷與孟豬與兗之雷夏則皆濟澤水蓄而復流惟濟爲然此亦斷續一驗○雷夏大野荷澤孟豬滎皆泝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或爲所溢其種甚多然一泝實分二派一派東南流其出河入海而會于汶者此兗州雷夏之濟豫州荷澤孟豬之濟是一派東北流其從淮入海而合于泗者此徐州大野



之濟是

山海經曰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澠沮會同承上二句來濟之上流交控之河之下流交當之重河濟治舍河濟言澠沮者卽支流明正派此四海會同之例會者勢均相合同者合爲一流夫濟自入河溢滎之後河濟判矣何緣得合蓋澠水東入于泗下流入于沮是澠與濟會合爲一而同入海也惟河道故澠之自河出者會同于沮則導河亦以導濟惟濟澤故沮之自濟出者會同于澠則導濟亦以導河導者多岐則難乎合澤者并蓄則難乎分故總曰會同水自河出爲澠而滎亦河之支

流自濟出爲沮而滎亦濟之所溢凡水大者不能無旁溢如江之沱漢之潛洛之波皆是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會同非定合流正以二瀆趨海如諸侯歸命天子借會同明効順之義。

按爾雅釋水曰澠反入又曰水自河出爲澠沛出爲漑反入者注曰卽河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澠猶江之有沱金氏曰自河遷沛伏則澠沮不可復尋矣說者以爲濮耀二水古入雷澤一說澠卽汭水張明謂禹開陰溝以通河泗許慎謂汭受陰溝至蒙爲澠水東入于泗汭今作汭沮卽今睢水經稱會同古當合入沛後世導之



舊以交地宜桑。今桑土既蠶，則地利無不興，而地之高者平，交地多下，今是降丘宅土，則民居無不奠，而地之卑者平。看來只重土平，不重人物上。既字是字，俱對水盛時說。桑土舉一方言，宅土合一州言。桑不便于下濕，水退而桑土出，蠶得桑，故曰既蠶。非蠶性惡濕之說。然蠶性惡濕之說，實爲照下土起義。蓋桑土高于宅土一方之土，水退無濕，則一州之土大槩水已退無濕了。故云桑土之高者既無水濕而可蠶，則宅土之卑者俱無水濕而向之避水依居丘陵者，至是始得降而宅之于下土也。是字與既字相

照亦見相因之意。桑土蠶正是宅土之驗，下丘居平土，獨此言者，此州山少夾于河濟間，其民尤爲洪水所困，今喜其治，故記之。此句與既蠶連文者，蠶桑之利既興，則諸土皆平可知，不必以降丘宅土爲就蠶桑也。桑土土字較宅土土字虛。土高曰丘，則丘亦土，何以降丘？又言宅土，蓋前此民卽升丘猶爲巢處，至是始自高而降，易巢以土，故云降丘宅土。見民有棟宇，可無木處之顛也。他州水土平後卽言辨土，惟交雍先入可宅一條。然後辨土，蓋論九州則雍最高，交最下，故舉九州最高最下以包餘州。論一州則降丘尤交州之極卑處，三危尤雍州之極高處，是又舉本



州極高極下者以該一州蓋各卽其一隅例言四隩皆可宅也。兖州水治之後歷數其土可桑可蠶可宅可作備言民生衣食居止之利以例見餘州。故此後有單言作者有單言宅者隨舉一條皆蒙兖說。

應劭曰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爾雅云非人爲之曰丘。地自然生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曰冢大者謂之丘。土旣宅而始辨者卑濕沮洳一時未能辨耳辨土兼穀土

庶土色黑性則墳墳者土脉高起如墳衍之狀土色黑者水沉溺故土性墳者水流蕩故繇是茂之狀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土資膏潤故沮洳去而草木卽生亦不重物性遂只爲貢物多出山川草木生民貨財所係幸其性得遂而利民用之爲亟非徒漫言草木惟兖徐揚言草木者三州東南卑下向因水患草木不得遂其生意故專言之然草木就三州亦例餘州觀青荆皆不言草木貢有松檟絲與柶幹栝栢菌輅栝可見非三州偏宜草木也。

田汝成曰墳土之大而高者九州惟兖青徐三州稱墳。○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燥以墳其產朴以



悍東南之風，雖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

交田中下不爲薄，而賦居九等反爲貞。不但指薄賦說，蓋隨年力而賦者正也。十三年而後輸者變也。然出于憂民變而不失乎正。獨交以貞名者，謂八州之賦雖厚，未嘗不默寓其正于常賦之中。而交州之賦獨薄，始得顯示其正于寡取之內也。觀既蚕繇條，則十二載以前諸物俱育，然猶不惟取之薄，且征之緩者。交當河下流之衝，沮洳未必盡去，且下流之地既棄爲九河，宜其地狹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則人工之修有未齊，故待其種藝十有三載，穀米兵

車充足，然後惟貞之賦始同他州。上納耳，非謂賦同他州之等也。十二年爲紀，歲星一周，天道變于上，地方復于下，故以十三載爲期。○冀賦第一既爲上上，則交賦第九宜列下下，然不言下下，乃變言貞。傳又云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果若經與傳意將自交州外皆非貞，非薄耶？是不然。此正經文妙于發例，纔列上上，卽云賦貞，見上上亦貞。貞分第九等十一之外，毫無溢取也。所以起言貞賦，結言成賦，成者一定不易。貞者至正無他，卽一交州以例八州明後。此凡言錯言等皆惟正之供，必無所厚薄其間。此貞義也。貞與錯對，諸州有正賦無間出者，皆可言貞。何獨交蓋



以兖州之賦必不能間出他州之上他州之賦終不至退處兖州之下惟交正居九等故于最下者變文言貞以例他州之無錯者然必作十三載乃同須知此句亦是史例見他州之賦皆屬已作但有既作未賦未有既賦而無作者皆交正底慎所在

貞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亦有見金氏謂貞字乃篆書下下字之誤則誣看來貞卽易貞悔貞字悔在上貞在下故下下之等曰貞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之名也兖地最卑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三載歷歷試之按太歲在子旱明歲美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木惟條而漆有桑土既蠶而絲有故貢漆絲貢者諸侯貢于天子也賦不及侯服但輸之本國耳以厥貢二字爲主篚字貫上貢字來勿平對貢物中有漆有絲有織文但織文必須篚盛故加厥篚二字乃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精也精如球琳亦不入篚後凡有篚倣此篚竹器織而有文曰織文絲所成者綺成文綵之綿綺也

鄭玄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篚別此今考內則云男女不相授器其柶授則



女受以篚誠若此言不然貴莫貴于金玉也而何獨不以篚盛耶。○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鄭玄注：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顏師古曰：抽引精繭出緒者曰絲釋文：蠶所吐也。一蠶為忽，十忽為絲。蠶眠成繭，二繰成絲。○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綵麻索縷，手經指絰，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蓋織之始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

遡流而上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兗之東南據濟而濟南入

于河西北距河而潔則河之支流皆與河通故兗州貢物之來有二道便濟者浮舟于濟東南逆流以達河便潔者浮舟于潔西北順流以達河看來浮于濟潔者先浮濟而後浮于潔也蓋潔水既為河之支流可見自濟至潔始至河也。○貢舟浮濟浮潔各從所便亦不獨兗為然如徐之浮于淮泗揚之汭于江海荆之浮于江沱潛漢皆二水並紀亦各從所便也。但便泗者徑浮泗便淮者方浮淮入泗便海者徑汭海便江者方汭江入海便潛漢者徑浮潛漢便江沱者方浮江沱而入潛漢耳。九州青附兗揚附徐荆附豫梁附雍故青之貢道從兗入揚之貢道從徐入荆踰



洛從豫入。梁逾渭從雍入。四州各從一州取道以入。然究青徐揚四州先近後遠。荆豫梁雍四州先遠後近。大分交青徐揚四州居冀下流。其貢道多遡而上。是逆行入河。荆梁雍四州據冀上游。其貢道皆循流而下。是順行入河。

按潔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潔。而以濕為燥濕之濕。史記禹醜二渠引河其一潔也。西漢末河併行潔川。其後河徙而潔亦不復存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濟。潔今濟與潔絕不相屬。何故而然。敬宗曰：禹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潔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泆流過河而南出為滎。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

皆能識之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絲。○浮于汶，達于濟。

州名青取東方之色。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因至海則以海為識。因距岱則以岱為界。岱泰山也。曰至者盡其地而有之也。孔氏作據海，謂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按遼東中國之東與冀接壤，豈有不屬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營州併于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蔡仲默



于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是矣于舜典傳中乃仍用孔氏之說至此易據為至而不明其故是尚欠歸一處

風俗通曰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海故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所謂尾間也

青州何以不受大水之患水土易平治耶蓋東南止有岱山餘皆平地故連這嶠夷略亦易易耳况其餘如瑯琊諸土耶東北止近海餘皆細流故連這濰淄道亦易易耳况

其餘如濟汝諸川耶仍要發他易治意○凡州皆先言水而後及土嶠夷為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濰淄故先言之嶠夷之地在青之東北近海既略者水平土見可興樹藝而為之封可平溝塗而為之畛封封土也畛田間道也封以正疆界畛以墾田畝所謂東南其畝溝洫以明遠近其區封域以正是也遠者略則近者可知然不言底績既作而但曰既略始可經略也土之色性雖復其經略之功全係于人苟不為經略將人無播種之方土皆不毛之地中國盡淪夷狄旬服之近尚難底績其在要荒又可知矣故舉嶠夷實以表中土之皆略蓋不盡為青州發例他如大



陸之作。兗州之作。蒙羽之藝。雲夢之作。岷嶓之既。藝傳皆用耕作種藝訓解。正見九州無地之不經略。無田之不耕牧。皆所以照土功爲田賦張本。

顧起元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卽取土爲封之。略後世不知略之爲聚土。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

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謬哉。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龔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爲殺。爲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爲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矣。

濰水出濰山。在青之東南。北流而入海。淄水出原山。在青之西北。東北而入海。不震不蕩。各得其入海之故道也。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記濰淄之治而已。濰淄皆入海。傳云。淄入濟。誤以浮于汶。註證之。自見青州是濟水會汶。



入海處則濟與汶皆宜入紀但因汶入海近不為青害濟治又詳見豫兗二州故在本州但紀濰淄正如江漢皆揚州入海亦因江入海近不為揚害而其治亦詳見梁荆二州故本州但紀彭蠡震澤治同一例也

厥土節因上二節來見遠近之患無不平故高下之土得其辨濰淄一州之害故既道而後厥土可辨其白墳嶠夷東海之地故既略而後海濱之土可辨其廣斥青土有二種色白性墳主平地之土言廣斥則以海濱言海濱就白墳中抽出不對濱涯也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濶彌望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

患除復舊性也廣是一意斥是一意小註將廣字帶屬下

周禮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

注云水厓曰墳下卒曰衍

他州田賦各相懸惟青與梁皆田高賦一等

舊說惟錯上是一州之貢下是隨地之貢亦是不若以海岱意為主而一州隨地意不失更確凡詳其地以此地所出者良不詳其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凡貢物不以精粗為序以多寡為序○青州東北距海故近海之地所貢者曰鹽曰絺與夫海物非一種也鹽斥地所出絺細葛鹽



出于海特指其名。海物曰錯，惟混其名。海不惟鹽，故錯出之物并鹽以貢。西南距岱，岱畎之地所貢者，曰絲、曰枲，與夫鉛、松、怪石也。岱畎，岱山之谷，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谷畎，去水故言谷也。山不惟絺，故絲、枲并絺以貢。怪石，怪異之石，取為器用，則與絲、枲、鉛、松並貢。絲、枲、鉛、松、怪石，皆蒙岱畎之文。萊夷作牧，原人貢之由，重入貢，不重作牧。萊山之夷，因水患息，得以耕作，蓄牧為生。其地之山桑必茂，則使以壓絲，盛筐而貢。山桑為壓，其絲堅勒異常，中琴瑟之絃，可供繒帛之用。然萊夷不貢絃繒，而貢本質，所謂畢獻方物也。夷且以作牧，貢則中國之貢，其民樂生安業可知。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

不煉治者散鹽。煮水為之賓客共其形鹽。形象似虎散鹽。王之膳羞共

飴鹽。今戎宋史食貨志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顯鹽。

周官所謂鹽鹽也。鬻海鬻井鬻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藉民力為畦。夫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歲種鹽千席。○段成式曰：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賈公彥典



泉疏云案喪服傳牡麻者泉麻也則泉是雄麻對苴是  
 麻之有蕢實者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取為器用  
 猶今徐之礪也礪文石也博物志曰石者金之根甲石  
 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又曰土山多雲鐵山多石  
 ○萊夷作牧則馬政行于侯國甸服納藁則馬政行于  
 王國廩桑柘屬廩絲是蠶食廩桑所得至今萊有廩絲  
 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土人取以為絲帛尤堅韌難敝

青州之水雖有濰淄然濰水去濟遠淄水則下流入海不  
 與河通惟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濟入河東北會于  
 汶故浮汶可以達濟由汶而蒗而萊皆達濟之道至濟入

河之處則已在冀州之境矣由汶入濟由濟入河皆向西  
 南遡流而上施功不及汶貢道則因汶乘其便也汶與濟  
 相近淄汶皆出原山浮汶而不浮淄者一入海一入濟故  
 也考水經濰淄二水俱入海蔡傳前誤以淄水東入濟至  
 是又云東北入海自相矛盾

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  
 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  
 ○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  
 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纈縞。○浮于淮泗達于河。徐州疆界東則至于海北則至于岱南則至于淮日至于海至岱至淮者是以海岱淮則至之也。非但與之相距而已。州境必有四至。徐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也。七州止二至。徐兼誌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楊故增以一而至益明略其一而至不亂矣。

李巡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徐州之域淮沂滙其西南蒙羽亘其東北大野豬其西北東原曠其東西然以水治則施功易故云相因徐州以淮

為主禹導淮在豫之桐栢至徐始大為徐患喜得其治故于此書又本文雖淮沂同舉然沂入泗泗入淮沂實不與淮平又本州亦淮濟同舉而濟絕于大野合下泗沂入淮從淮以入海則濟亦不與淮平其貫淮于沂之上者正言淮又而沂斯又耳其次濟于淮之下者又見濟治亦由淮又也大野東原皆識淮又故須以淮為主○泉源注于海曰川可為陂障以灌溉者曰浸徐之川淮為大徐之浸沂為大總是水之流者不曰道而曰又者何淮出胎簪山東至淮浦入海沂出艾山南至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泗又西入于淮淮會泗沂而入海合之則淮即沂沂即淮究之淮



不混沂沂不混淮上下相承如紀綱不紊然故曰又言淮  
 先于沂自可見要補川浸無過淮沂大淮又則自泗而下  
 凡為川者可知沂又則自沐沐音術而下凡為浸者可知而  
 治山之功易為力矣

淮出今唐州桐栢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沂非一  
 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  
 之沂也今海州沐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沐之沂也  
 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為  
 最大即禹貢之沂也淮為川沂為浸見周禮  
 蒙山在岱之北羽山在蒙之東二山皆淮水所經今淮沂

又而二山得以種治地之高者平矣功夫全在其又上其  
 藝特因之耳雖曰相因其實淮沂固係一州之利害而蒙  
 羽之藝亦有治地工夫非謂淮沂又而蒙羽二山之地便  
 享其無事之成功也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  
 之墟皆可種藝水退人工可修也其藝與既藝不同其者  
 將然之詞山治曰藝水治曰又地治曰底績  
 徐之澤藪莫大于大野大野水之止者大野既澤名不謂  
 之澤謂之豬者濟水分流一支東北至大野是大野受濟  
 之所絕而聚正流既有所容大野復流入于河餘波又有  
 所洩蓋濟通于洗汶而泗接于淮沂皆鉅野鍾之而凡河



以南諸水縱橫交絡無不于大野乎相聯矣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澤今復舊也

徐無濟濟之分流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所以志濟東原下濕卑土在徐西北云東者以其涉東故也底平本既豬來惟濟水有所鍾故東原底于平耳大野之澤其勢環乎東原之地者大野豬則治地之功易為力雖功有相因而在禹則皆所施功大抵禹貢中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功者雖大亦略

爾雅曰廣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

辨土之色則純赤其性則黏埴而又墳起最易生物故草

木漸而進長包而叢生漸包二字串舊以草分進長木分叢生非是○土黃為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為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為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墳膏起也青在壤上者以有斤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遞為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正義曰哉埴音義同考功記用土為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水平故埴賦也黏泥如脂之賦也苞埴也物叢生日苞齊人名曰稹蔡傳叢生而植也稹或作積

誤苞蒲茅反植音枕又音真

徐土赤埴墳而賦僅中中者何爾雅濟南曰徐商無青并



青于徐周禮濟東曰青周無徐并徐于青也徐地狹故田雖第二等而賦則爲五等

徐貢以通州隨地分看皆禮樂之資聖人重土雖服食器用之貴者不得先土徐土赤五色土亦間有定其貢惟土五色建大社以立壇壝封國社以胙諸侯如封諸侯東方則分青土使建社于國中而青土爲之壝南赤西白北黎中黃之類皆然則制爲一州之貢羽畎以下是詳其地貢者詳其地不責有于無貢其良不泛取其有羽山之谷有雉具五色羽中旌旄全羽爲旒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翟爲雉夏爲五色按正蒙又謂夏翟共爲雉

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因雉具五色而染者象之故染五色謂之染夏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鷩曰翟曰布曰蹲其羽毛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涉深之度也葛繹山之南有特生之桐中琴瑟之材卽以孤桐貢桐向日孤生者良猶云孤竹之管陸農師曰桐性便濕地不生于岡詩傳曰吾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泗水之濱有浮出之石可君八音而備樂器者必制成磬纔貢曰泗濱則知在水旁曰浮則知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取爲磬貴聲之清越也卽以浮磬貢夏取文明之



色孤取向陽之林。浮取輕清之韻。特押夏字、孤字、浮字、見良。此物原他處所無。何必說此處尤良。若乃淮夷之貢。淮潭壝中之珠。爲服飾。淮白魚用以祭。然淮夷所有。不但珠與魚也。又有赤黑色之幣。曰玄。黑經白緯之織。純白之縞。玄織縞。三色縞也。玄之用三。爲袞可祭。曰玄袞。爲端可齊。曰玄端。爲冠以居。曰玄冠。一物而三用者。則祭服有所資矣。黑經白緯。曰織。中月而禫。則服之。經緯俱白。曰縞。期大祥。則服之。皆去凶。卽吉之服。二物而一用者。則喪服有所資矣。玄。黑縞。織。黑經白緯。縞。白縞。玄言其色。織縞則以質言。而色在其中。皆淮夷所織。責令篚而貢之。厥篚只帶淮夷邊。不必如新說。照楊州厥包。句例。遂屬通州。

五色土兼大社國社。二用大社。則各一土色。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耿。王者覆四方。建社以交鬼神。土封以親諸侯。○樂書云。容自陰作。故秉翟于右。右陰故也。左傳五雉。爾雅十二雉。而舞之所取者。特翟。山雉耳。以其羽猶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干戚旄狄。以舞之言羽。又言狄何也。后之六服。禕衣。搖狄。闕狄。禕衣。績。翬狄。于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績。



榆狄于衣爾雅謂青質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翬  
 狄榆狄之羽與○賈公彥夏采疏云按爾雅伊洛而南  
 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  
 章謂之鵠此則夏翟之羽色夏卽五色也後世無夏翟  
 故鍾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按陳氏樂書其釋  
 翟也旣以爲山鷄其釋羽舞也又以爲翬鵠一家之說  
 自相抵牾然翬鵠皆有狄名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知  
 不以青素質五色成章者飾之或翟是雉之通名舞師  
 注羽舞析白羽白雉爲瑞鳥不易得必是鍾氏之所染  
 矣○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

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旒析羽爲

旌用此羽爲之

雉具五色而有文章故謂之夏染者象之謂之染夏夏翟出于羽山之畎山以

此○禮書云旒旌皆注旄而旄與羽又注于旗則羽可

以飾旗又可以爲旗也考工記鍾氏染羽蓋古人于羽

固用自然者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綏明堂位言

夏后氏之綏于官言夏采于旗言建綏則所綏者旌旒

而已○左傳杜氏註五雉云西方曰鷄東方曰鷩南方

曰翟北方曰鷩伊洛之南曰翬○郭景純曰繹山純石

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爲名禹貢作嶧莫其名也魯

頌作繹取其義也一名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陽魯繆



公改爲鄒今其地猶多桐樹○花木考云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實堅其本皆中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也○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方言曰縉帛之細者謂之織○黑經白緯曰織玄之用三爲袞以祭爲端以齋爲冠以居所謂玄冠也衣有襦裳曰端所謂玄端也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織禫除服祭名○小爾雅

曰縉之精者曰縞新安胡氏曰玄織縞三色縉也

一水爲浮兩水不相及必有所假而後通曰達徐州之域淮水經焉泗水出焉淮東行而潯于泗泗西流而入于淮故徐之貢浮舟于淮自淮挽舟入泗夫自淮而泗皆同一道由泗而往則分爲兩途泗本與河不通泗之西流有灘灘水出河而入泗者也故在東便于灘則由灘以達河泗之上源有濟濟水合泗而入河者也故在西便于濟則由濟以達河浮泗達河有兩途皆逆流而上須知近淮者即浮于淮近泗者即浮于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以入于泗也



許慎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澚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澚至于泗也又曰泗受泂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泂然則泗之上源自泂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草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即今淮南江南東西浙之地自晉以下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揚州地而杜氏通典按禹貢物產貢篚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山捨荊山屬荊揚近史之誤也

太康地記曰揚州漸近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合文故取名焉

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而三江又震澤之咽喉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揚州以江為主觀南條江漢先紀揚州入海次紀荊州合流最後及



梁州發源雖不言施功其施功當亦必始有事于震澤彭蠡而次及江漢沱潛但江漢朝宗以後在揚之川澤益治故曰定曰入曰豬耳是江漢之治不先震澤彭蠡震澤彭蠡之治則必及于江漢亦自然之勢也○江漢經梁荆揚三州故當三州合看但漢水既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其在揚州但有江耳觀此則彭蠡距大別漢南入江當自不遠蓋大別去荆已盡彭蠡入揚方始其合流當在荆揚之交上自大別下至彭蠡中間里道正江漢于匯處惟江漢匯合故揚州首記彭蠡喜二水東匯之後澤得陂障無壅潰須根合流說既豬彭蠡合江漢之來而爲匯萬里奔流浩漭無極此處若不能聚上一決而下爲壑矣既豬者大禹陂障之功居多而上承東陵大別之派下順中江北江之流也

彭蠡在彭澤縣後注爲鄱陽湖非也鄱陽湖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九十里至彭澤縣彭蠡發源章贛匯一湖而江過之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得名今彭澤縣北彭浪磯與小孤山相對都昌縣西北有左蠡山

陽鳥攸居爲彭蠡志也正驗既豬意不重陽鳥上彭蠡匯江漢二水之衝其勢最大禹廢其旁地以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堤去河各二十五里是也其後



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禹爲民防患之意深也。獨言陽鳥者，蓋鴈聚于沙者，他鳥則棲山林，無妨于水患耳。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也。丁奉曰：陽鳥攸居，秋冬南而春夏北也。茲獨于揚州言之，蓋以見南方水患甫平耳。然是鳥必轉北而辭南，則是書殆言南而該北。

震澤蓄百川之水，在三江西北。三江洩百川之水，在震澤東南。三江震澤之下流也。三江不入海，大湖所以艱噎而不決。今禹功旣施，三江之水都入于海，是以虛消盈之妙理也。

惟三江入而無阻，則太湖自西納諸水，東吐三江，克底于定，無震蕩矣。是以動得止之大機也。入者勢順，定者勢平。俱有工夫，非三江入而震澤自定之謂。○三江上源吞震澤，止一松江，至下流分爲二，則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旣有婁江東江，而松江又不可泯，故總名曰三江。其實入海只二江，非三江鼎足入海也。有欲以三江卽爲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其數。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于下文之震澤，又懸隔而不相屬也。况江旣與彭蠡爲一，則上文旣出彭蠡，不應下文



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効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然則三江屬震澤，下流之三江何疑。○彭蠡與三江震澤相隔如何，既入底定，乃由既豬所致。蓋彭蠡在揚西南，三江在揚之東，皆係大水。彭蠡既豬，就澤水之止者說。三江既入，就入海處說。自不相混。金澡曰：禹貢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言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

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歸有光曰：近世華亭周生欲尋東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松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迹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葉夢得曰：孔氏以太湖為震澤，非是。周官



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  
 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  
 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  
 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  
 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  
 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  
 以謂之震猶言三山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  
 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  
 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  
 通塞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為義是以

言震澤而不言具區也○陸廣微曰太湖按漢書志云

爾雅十藪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西南太

湖即震澤也中有包山周迴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潛行

水底無所不通號為地脉述異記曰洞庭山有宮五門

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東通林屋西達蛾眉南接羅

兩石叩之清越所謂神鉦○王錫爵曰震澤五湖之

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于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

然四瀆主洩其縈紆怒奔以資綢繆之下上百舍不暇

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

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

翁而散故漫為三萬六千頃峙為七十二峰而潤為脂



田腴藪則三州之賦甲天下○熙寧中興修二浙水利  
 議者謂茗雲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  
 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  
 以與下塘相通又于餘杭之南股引茗溪之水達于漕  
 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

○元祐中單錡著吳中水利書略曰蘇常湖三州之水  
 爲患久矣今視其迹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  
 一身也堰開則首也宜與荆谿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  
 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  
 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宜欵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  
 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雖欲震澤之水不積  
 其可得乎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  
 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上爲

木橋于所橋猥各濶二丈每十橋可開水面二十丈于  
 橋共開水面二千丈隨橋猥開菱蘆爲港走水仍于下  
 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  
 青龍入海則三州之水必大減矣

堯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箭竹之篠大竹之簞者東南之  
 竹箭尤美也兖州言草繇木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  
 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疎河朔地寒雖拱抱之木不能  
 高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水土不  
 言色何色雜不可辨也塗者體濕而柔泥者質潤而汚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註篠也邢昺  
 疏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  
 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孫炎曰竹濶節者曰簞李



巡曰竹節相一去一丈曰簞。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邢昺疏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竦者亦曰喬釋名曰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說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胡瓚曰竹亦草本淮南子曰竹生于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另言之。

揚州江湖之區下濕之地其土塗泥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田獨宜稻不宜他種故第為最下田賦三品上中下于三品中又分九等一品分為三等上上中上下為上品中上中中

中下為中品下上下中下下為下品如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楊賦第七錯為第六雖止升一等然自下品入中品故曰下上上錯

惟木以上主通州常貢說織貝以上主一方常貢說厥包句主通州不常貢說三品金銀銅可充國用瑤琨石美似玉可為珩瑀璋之用箭竹之篠材中矢之筥大竹之簞材中樂之管及符節之函象之齒可以飾車犀兕之革可以成甲鳥羽獸毛可為旌旄惟梗梓豫章大木可備棟宇器械之用木謂之惟楊最佳也凡百草一名卉服是草服如今葛布蕉布之類曰卉服成布而可服者具錦名乃染



絲織為五色文者，與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不同。厥篚織貝，謂島夷以卉服來貢，而此則入于篚也。岱畎絲、泉、羽、畎、夏、翟之類，謂某地之某物也。淮夷珠魚，島夷卉服之類，謂某夷之某物也。每句多重下二字，其實與上下都是總言一州之貢，不可將上二字看重了。遂與本州對待，包訓裹，橘小袖大，非包裹無以致遠，謂昭敬則淺，貢必錫命而後至。若祭祀賓客之外，則口腹之供而已，不以君王詔之。夫然，淮夷之魚、青之鹽、及海錯，非口腹乎？蓋彼皆日用不可已，此則有用有不用，貢一物其直微而致民其費大，故節省待錫貢，乃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不帶島夷說，一云凡言厥篚，都是提端，都以厥貢對文。徐青揚叙于夷之下者，此三處文法，分兩樣看。屢絲出東萊，若萊夷不作牧，則其民尚不得安堵，何得有屢絲之貢？故作牧是起下文語意未住，此是一樣。淮夷出珠魚，島夷出卉服，故暨魚卉服語意已住，此又是一樣。

釋器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鏐紫磨金也。

續博物志：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為楊邁金，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按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王氏字說曰：金正西也，土于此終水于此始，銅赤金也，為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楊時



曰五金皆為火所勝非特銅而已。○地鏡圖云黃金之  
 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本上赤下青  
 銀氣夜正白撥之隨手散復合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  
 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正義曰瑤古有瑤爵。○  
 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篠以為矢筈。音梓周禮英篚注  
 盛節器也是篚可以為符節之函蔡云為符節誤。○詩  
 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  
 齒也牙齒小別統而明之齒亦牙也。○周有象輅革輅  
 又犀兕之革可以甲故曰齒革可成車甲也。○考工記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  
 之所用犀革為上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說文云獸  
 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周禮角人掌  
 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  
 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  
 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說文云  
 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  
 通謂之旄。○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賦云蕉葛  
 升越弱于羅紈鄭玄謂島夷亦以其服為貢也。○宋元  
 間木綿種始入中國蔡仲默豈不知其曰木綿之屬者  
 即今以証古與下織貝之說同旨袁坤儀曰織貝蔡傳



具兩說前云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此本鄭玄說凡先染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而成之者曰織文後又云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曰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又入以筐焉此又一說也吉貝之名昉于南史而博物志亦言之恐不可以布名吉貝而遂以吉貝爲卉服之精者也○陳襄曰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績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陳襄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

冀遠在西北揚北邊淮東南至海江水經流于中與海近與淮不通故貢道必放舟松江順流入海自海逆流達淮由淮逆流達泗旣至泗矣要補出或便泗之下流則由灘入河或便泗之上源則由沛入河水險莫如江海須沿岸而行言沿不言浮著其險也沛是逆沿是順充言浮于濟漂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互見雍梁山脈



既接。豫荆界壤亦聯。是江漢渭洛相去不達。特因四州山高阻隔。故須從陸。若徐州之淮。揚州之江。皆入海。故以海屬江淮。而南北可達。此梁荆揚三州同條。江漢貢道之殊。以此。

臨川吳氏曰。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迹。某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上溝行溝既盡。

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幹栝栢。礪砥磬丹。惟箇簠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薰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境止以山奠者。獨荆。荆乃南條之荆山。非雍州既旅之荆也。北距荆山。孔傳作據。今依蔡曰。衡陽者。蓋衡之南。皆有之。不止衡而已。

爾雅漢南曰荆州。李巡注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荆。荆強也。



荆州以江漢爲主、江漢發源于梁、荆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荆據上游之勢、禹功未加于梁、則漢不入江、江又不足受漢、未有朝宗于海勢也、禹既導嶓岷于梁、則上原治矣、故江至東陵北會爲滙、漢至大別南入于江、合則力大勢銳、雖去揚州入海尚遠、而其勢趨于海、猶諸侯朝宗天子、身雖未至而身之所向、有不能自己者、蓋上無所壅而下有所洩也、此記江漢合處不可分說、然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一言而水勢如在目前、既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江漢發源于梁、梁不言、但言岷嶓沱潛入海于揚、揚亦不言、但言彭蠡震澤、江漢朝宗于海、止以荆州首及

之。○紀九州諸水各著其績、並不言所入、惟荆州江漢發入海一例、豫州伊瀍澗水發入河一例耳、然水言入河亦僅著其行地、惟朝宗于海、遂寃竟其歸宿、亦四海會同之例、江漢雖合流于荆、然觀荆紀朝宗之後、于九江沱潛、猶各紀其分流、則朝宗當是志、二水勢均力敵、共負入海之勢、猶諸侯輻輳並進、同修肆覲之儀、但爭流競注以後、漢南入江、同江入海、如齊秦晉楚共獎王室、相持既久、其冠帶日趨桓文、遂以尊王子齊晉耳、然朝宗獨著于荆、正以二水將合、恐相壅闕、或致上流橫決、故先借朝宗狀其必達、見荆無所患、非遂以朝宗爲合流、合流而朝宗也、注言



合流乃概論荊州大分其實二水合流在敷淺原東陵大別等處治水治其勢勢一決自不可禦江漢得其勢則九江沱潛雲夢勢如破竹江漢上流治則下流易爲功江漢本流治則支流易爲功故係九江沱潛于朝宗後然沱潛雖江漢所出而雲夢之境與江漢洞庭相連一旦自爲巨浸未必其治由于江漢也宜各開看大抵相因之說非禹貢書法

舊以九江是江漢所經之水沱潛是江漢所出之水雲夢是江漢所跨之地九江三句俱本朝宗來見水之治治于江漢地之平平于江漢九江江漢之所經者以江漢朝宗于是上合九水而衆流有所歸下入大江而餘波有所洩水道甚得其正也看來江漢朝宗于海卽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江可見九江謂洞庭湖爲九江非指九水爲九江其源有九水會聚于此故名九江而洞庭山在其中故因山得名曰洞庭耳勿作洞庭亦勿當作衆水看經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蓋九江非漢儒潯陽九江先儒已辨明惟洞庭稱九江者有說沅漸元辰叙西澧資湘九水在本土皆稱江而皆歸于洞庭故名



洞庭曰九江耳其實九江非洞庭也袁坤儀曰蔡子洞庭之說得之但所叙九水與朱子考定九江不合瀟湘蒸資沅漸叙辰酉經既云至于澧則澧水恐不在九江之列蔡固未得其真矣朱子之言亦未知其的然否也要識江水先過九江而後合漢則九江單言江其江漢合流尚當在九江之下不當在九江之上下文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小註云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又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大別在東陵之下益與洞庭無干可見九江孔殷自有一段治九江工夫至于江得安流不令浸淫九江使九江有所洩猶是後一步

若漢則全無干涉豈可以孔殷亦根朝宗來與沱潛之道一例耶云然者謂江漢下流已疏治而朝宗則上流九江自俱能蓄洩甚得其正耳解九江句者曰此治江漢所經之水誤矣不曰九江既道而曰九江孔殷以九水共流吞吐大江見茫無津涯之勢難得其正而今則甚正也

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朱子

嘗考定九江源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

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山東北各鑿背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衡

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四曰澧江出武岡軍

于湘以其水氣持盛故名為蒸至益陽西北入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六曰漸江出索縣東

洞庭至辰州與西江合流與沅合



七日序江

出辰州淑浦縣郛渠山西流與沅合

八日辰江

出辰州西南蠻界中東流與西

合九日西江

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庭

此九江也

今按蔡傳九水有元水澧水而無瀟蒸與朱小異及考水經止有沅澧湘資西五水注有漸水而漸江水直謂之浙江葉夢得謂漸字即澗字桑欽誤分爲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澗江出丹陽縣南蠻中者是已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欽港者與衢發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

○王方麓曰九江洞庭

湖也其源有九水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

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曰洞庭焉所謂荆

湖南北路者自是而分導江云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

古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澧當在九江數外

此沱潛爲荆州江漢之別流而不係江漢之後者何九江

水大沱潛水小小不可以先大也因江漢之本流治則支

派之沱出于江者附乎漢潛出于漢者從乎江而無不既

道矣二水分流于荆之西境又復流入于江漢順其故道

而不潰也既道亦有工夫

王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

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

謂之下沱隨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涔即古潛字故史記

云沱涔既訖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鄭云漢別爲潛其

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通漢疏通即爲西

漢水也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



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王方麓曰：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蓋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傳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鵞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郫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郫江出江，又反入此，皆沱也。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也。

雲夢是江漢所跨之地，一澤而跨江南北，重澤旁之地上說只是記雲夢之水治而土平也。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舊謂雲跨江之南，地下而水落在後，故但見其土。夢跨江之北，地高而水落在先，故已可耕治。曰土則又且未暇，曰作又則土不待言，看來不重土與作又相較意，傳是訓其字義，不得不然，非謂經文以此意爲主也。不然江北止于土見江南乃可作又，是江北卑于江南，無是理。土作又或謂本江漢治來，然止可本江說，與漢無干。雲夢未必俱傍沱潛，只諸水從道而不溢，則凡雲夢一帶，有可耕治之漸耳，要看得活。

羅泌曰：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南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



故杜預以雲夢藪爲巴丘湖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邳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中卽江北之雲澤也

荆土與楊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雖同而塗泥之中又有辨賦較他州則第三等固人力之修亦地廣故

貢以常貢不常貢立意厥貢至璣組是常貢大龜是不常貢羽毛至罍丹通州貢惟篚二句一方貢包匭二句不帶三邦句看亦遙州貢九江句又一方之貢荆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多與楊同比楊先羽毛者何兩物並善則先多

兩物並多則先善。棗獨言幹者其材中弓弩之幹也。幹字卽屬棗言惟棗可用爲弓幹故舉其用。栝栢則分爲二木可施者多故不言用。楊言惟木木多不勝名。荆木名之貢止此也。粗曰礪細曰砥皆磨石可利鋒刃者。罍石中矢鏃之用。丹砂赤色五采彰施之一。篚籛竹之至勁者。栝木之堅小而直者皆中矢筈。然惟雲夢近澤三邦所產者獨有名。三邦在篚籛之下言惟此三邦貢之而又取其有名者戎事尚精也。菁茅供祭祀縮酒之用。包者密于內匭者匣于外既包又匣。祀事尚敬也。不曰三邦篚籛栝曰篚籛栝三邦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菁茅三句皆生重其事就



包篚錫上見玄纁傳解纁字不解玄字徐州已解也故玄纁璣組作四物看冕服所須也玄纁當作兩樣蔡傳以玄纁爲絳色幣欠詳按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頰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淄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又再染以黑則爲淄玄色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篚而貢之珠不圓曰璣組綬類辨絲爲之者龜千歲滿尺有二寸大可紹天命知吉凶國之守龜天地精英偶鍾九江豈可常得故不列常貢偶得則使納錫于上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與上之

辭謂納不謂貢者明非貢物也

考工記云弓人取幹以柘爲上知此幹是柘也陸機毛詩義疏云柘槁漆相似如一則柘似槁漆也柘栝栢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幹故舉其用也魯語曰肅慎氏貢栝矢石磬賈逵云磬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礪砥磬三者則皆就石言蘇子瞻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其質石以爲卽栝矢石磬春秋隼集陳廷栝矢貫之時人莫知問孔子孔子不近取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梁荆之不貢此久矣正義曰箇籥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箇籥籥風



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籥是兩種竹也○丘氏曰按魯語肅慎之矢以楛木爲筈以石爲鏃則木亦可爲筈不獨竹石亦可爲鏃不但鐵也○正義曰包下言匱菁茅說文云下受物之器象形也凡下之屬皆從下匱匱之字皆從下匱亦以下故匱是匱也菁茅旣以匱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罍也○正義曰匱是匱之別名匱之小者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麇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莫菁也莫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孔傳謂菁以爲苴茅以縮酒是二物蔡傳謂菁茅有刺而三脊則爲一物鄭玄之說也周禮醢齊縮酌註云

以茅縮去滓也禮記縮酌用茅縮亦作菹說文禮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菹又醴酒謂之菹沛醴音泉下酒也朱子謂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管子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封禪以爲藉鄭玄以菁茅爲一物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丘光庭曰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晉語曰楚置茅菹設望表菹謂裹茅而立之以縮酒魏了翁曰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有糟故縮于茅以清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鄭臆說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沈



括云古人謂幣為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為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緜緜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窺窺頰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為玄纁非也○汪氏云冕則上玄而下纁服則玄衣而纁裳也玉藻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鄭註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董巴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

連結于襪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史記龜策傳

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杜佑曰廣濟蔡山出大龜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即此羅泌曰大龜納

錫故曰蔡并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

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于寶曰千歲龜

龜能與人語述異記云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周禮龜人

掌六龜之屬鄭氏註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

龜赤北龜黑○說苑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

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

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千歲之

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



著矣

荆州去河遠而為江漢合流之地。故荆州貢賦之來從江漢起程而自漢至洛，有陸道之隔，逾洛之後便達河矣。荆州貢道不徑舟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以江為經流而沱則江之支流，漢為經流而潛則漢之支流，故云自江沱而入潛漢也。按湯若士曰：其貢道大勢必浮江沱迤邐而入潛漢，蓋荆州望帝都，在河洛之北，洛在漢北而漢在江北，自南迤邐，故自江沱入潛漢，此相通者也。漢雖近洛而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至南河，與豫同矣。○泥程傳是由經流自江入漢，由支流自沱入潛，于經文欠順。蔡傳謂水道

之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說者遂謂由江入沱，由沱入潛，由潛入漢，尤不可解。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潛水入江，未嘗入沱也。沱潛原不相通，還以貢道有二者為是。近于漢者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近于潛者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要知沱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故由江順流而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而入于江者，也。故由江入潛，由潛挽舟而上以入漢，一路也。歸重在漢字，纔與漢與洛不通為順。漢到入洛處，水路不通，則必舍舟從陸路搬運以

潛字于漢由沱  
可以入漢則沱  
潛原自出也  
矣



逾于洛洛本東北入河。河本東過洛汭。逾洛可至于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曰逾日至荆州。逾洛與梁州。逾沔。差異。荆州江漢雖與洛不通。但一逾洛遂便入河。若沔水則既不通。潛又不通。滑中須兩逾。方始入河。此荆州較梁稍逸于達河也。河一也。此言南河。雍又言西河。當以冀州分向。

按荆州曰浮于江。沱潛漢梁州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則明有沱潛爲轉輸之道。項平甫謂夾蜀山而行。凡谿谷之水。至江而出者。皆名爲沱。至漢而出者。皆名爲潛。夫谿谷之流。多在深山。貧僻之處。豈得爲轉輸之道乎。又凡水之自大川而別出者。如自河出爲灑。沛出爲沮。洛出爲波。正與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一例。何得江漢反爲沱潛所出之路乎。

荆河惟豫州。○伊洛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滄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此記豫州之成功。豫州之域。荆山峙其西南。大河迴乎其北。舉荆河。則豫之疆境別矣。豫在冀河之南。南抵南條。荆山。荆豫皆以荆山爲界。其南爲荆州。其北爲豫州。○方隅



東西曰縱，南北曰橫。自東南而西北為順，自西北而東南為逆。除冀疆不列，及徐州止列東南一隅，餘七州若以縱橫計之，縱列者兗青梁雍四州，橫列者揚荊豫三州。若又以縱橫之逆順計之，兗青梁三州皆先東後西，縱為順，惟雍先西後東，其縱逆揚荊二州皆先北後南，橫為逆。惟豫先南後北，其橫順。

李巡爾雅注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豫居九州之中，地氣每蓄而厚，故水勢多合。若洛則尤大者，伊瀍澗入洛，滎合洛，波出洛，荷澤孟豬皆因洛治而施功。○伊洛瀍澗四水以河為宗，豫水以洛為宗，本是伊瀍

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但伊洛瀍澗入河與涇屬渭汭不同，蓋彼是以小注大，此則四水相敵而入河之脈，則以洛為領袖，雖以洛為主，全要得三水入洛，與洛並流相持入河意。○豫州之水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水遶其西南，澗瀍匯其西北，然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瀍水出替亭北，澗水出澠池，勢渙則其流難合，流衆則患難除。自禹經理之後，伊自西南入洛焉，瀍自東北入洛焉，澗自西北入洛焉，洛則東會于伊，東北會于澗，瀍以一函三，東北入于河，而水之流者治矣。四水以洛為主，澗瀍先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為先後，導水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



入于伊則以相入之先後言耳。書所載有入于海者，若三江既入，江漢朝宗是也。有入于河者，伊洛澠澗是也。入于海則徑趨于海，入于河則因河以至于海也。○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爲豫患。且濟大而洛小，乃先洛次濟何也。蓋洛爲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既澤，大野既豬，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兗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于豫不言，則餘州無可見者矣。此豫州之洛，所以與雍州之渭同一發例。以經四州之河，濟終後于一州之洛，渭亦斯須。賓主之辨。

水經注曰：世人謂伊水爲鸞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山海經曰：婁涿山，又西四十里，曰白石山。山澗水出于其陰，西北流，注于穀水。水經曰：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嶓冢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者也。

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言濟出之滎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滎。故蒙洛入河之文，見滎能受濟之溢，波能安洛之流。二澤同一既豬也。滎卽濟水入河南，溢爲滎之滎。波乃洛水所行而旁出者，皆在豫西北。滎志：濟波志



洛與上不相蒙。滎雖未能隨濟以入海，而亦可受濟之溢。波雖未能隨洛入河，而亦可安洛之流。滎水北連大河，波水南導于洛，二水各自爲豬矣。

濟水東流而經于荷澤之地，孟豬在下，與洛相近，而實爲容納之區，是皆滙乎豫之東北，而汎濫爲害者也。荷澤不導，則濟水固不治。然孟豬不被，則荷澤亦無所洩矣。今則濟之所不能受者，澤爲荷；荷之所不能容者，被于孟豬。施之者其勢殺，受之者其流安，而二澤其咸治矣。○導水云：又東至于荷，是沛流至其地，蔡傳訓被爲及，亦卽水流溢覆被之之意。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

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荷澤又導孟豬，故曰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舊謂堅其保障，固其隄防，殊與導字文義不合。旣入旣豬，據成功言，曰導曰被，本施功言，非洛入河安能施功于濟。導荷澤，忽本施功發例，正以濟水入河之後，溢出爲滎，又東流至荷澤，且將北會汶水入海，則荷澤之導非導澤，乃以導川。雖導河實以導濟，且例見伊洛瀍澗之旣入河，兼亦嘗導河導洛也。故觀洛入河之文，知荷澤孟豬之水未嘗不入。觀導荷澤之文，知伊洛瀍澗之水未嘗不導。此史文互例也。若用川澤分流止便非。○伊洛



一節以洛爲主而入河則其大勢也。滎波二節以濟洛爲別而入河則其伏流也。

玉海曰濟陰縣南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水經曰濟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荷水荷水又東過湖陵縣南東入于泗水。○金氏曰荷澤在今曹州沛陰縣孟豬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荷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荷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併行睢水矣。不曰高土止曰厥土只就平土言下土只就厥土中抽出

言之土有高下不同故其性不一。壤則爲沃，墟則爲瘠，蓋墳起雖有低昂之勢，墟則疏而渙散也。豫土大槩高沃下土之瘠亦就壤者較耳。墟註謂玄而疏者此不言色不可入玄字。他州辨土惟一言之。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壤異，一則墟與中土之惟壤亦異，若不別言之何以爲辨土。

冀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襍出之等高于正額故先言錯。豫田四等介肥瘠厚薄間而賦錯上中地力因人工厚矣。



定其貢有常貢者，漆可以飾，象、絺、紵可以服，而盛諸篚以貢者，則織可爲卽吉之服，細、綿之績可以禦寒，此常貢也。有非常貢，必待錫命貢者，則有治磬之錯，以不常用故，說文紵，縠屬，據絺爲細葛，則象與紵疑亦成布而後貢也。顏師古註，織紵以爲布，及練練熟素縞也。傳織字無訓，蓋仍爲玄織之織也。如孔說，則篚無他物，惟貢細、綿耳。然績是綿，既可與織對，則難因絺是葛而遂以象紵爲成布之貢矣。必不得已，紵與絺對，是成布也。象與漆對，則止是麻耳。織績與紵、象、絺相去幾何，何獨入篚也。如荆之茅包，而又篚，雍之珠玉，而不入篚，惟易壞不耐跋涉者，則篚耳。若以篚爲敬，無篚者將不敬乎。揚州言錫貢于柚、橘之下者，厥包別于厥篚之文也。此言錫貢于磬、錯之上者，恐磬、錯混于厥篚之內也。治玉石曰錯，治磬之錯如礪石之類。要見徐之浮磬，梁之石磬，供后夔搏拊，宣帝德之和者，又得此錯治之而益和，故聖人慎其事，必出朝廷之錫命。看來凡錫非常貢，故于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若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錫柚曰口腹，錫龜曰間值，磬、錯賤而易供，何亦錫貢。聖人制貢，只取其給用，總是天地間物，常欲留之天地間，若存一分別心，便開貴異物，賤用物之實矣。



袁坤儀曰孔氏曰續細綿正蒙解之曰續是新綿織是

細綿故言細綿蔡氏之訓本此則織字雖無訓當亦同

正蒙但孔子徐州之織亦訓細而蔡于徐州之織則訓

黑經白緯曰織此為異耳○陸璣曰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

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杜預曰吳地貴編鄭地貴紵○顏師古

曰漬繭擘之精者為綿麓者為絮今則謂新者為綿故

者為絮古亦謂綿為續或作統○詩云佗山之石可以

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

錯謂治磬錯也

貢道要見是西境若東境徑入河矣須以東境照起只言

西境者以不通河也河不言南河者因荆故豫州以荆河

為界洛自西來中分豫境東半徑涉河西半則浮于洛浮

洛而東又轉而之北相望大河之南即帝都自洛至河一

葦之便特表出之見豫之水以洛為宗洛固聯眾流入河

者也貢道須在洛字上着力。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

○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涓亂于河

梁州之域東望華山之南而未盡西則跨黑水而過之○



按孔氏曰東據華山之陽西跨黑水蔡傳易置據距二字蓋以東境止于華陽而漢志言黑水出捷谷水經言出張掖故知東境之跨黑水雍梁二州俱以華山爲界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華陽卽西岳華山地絡之所交其陰則北河其陽則南河

水經注云自夔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俱險極難行禹貢黑水註云出南寧州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夔道縣入江一名皂水矣

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流源之治見之二條不重本山本水書之志江漢也岷嶓句水之害息故山之利興不

言疏鑿而言樹藝者須從山治上隱然見江漢之源治不可只在江漢上說然不過滌源未可說平也沱潛只江漢支流在梁者治耳江漢在梁尚未大卽支流治隱然見出江漢治岷嶓沱潛總爲江漢上流源處只好說山少流衍卽可驗水脉觀註沱西南入大江潛西入江可見江漢性原是欲合的○岷山江所出嶓山漢所出方江漢之源未滌或泥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川源旣滌水去不滯岷嶓之墟已可種治矣說旣藝專說江漢之源滌耳泥岷嶓則非

陸深曰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



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羗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羗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洋聲近近蓋皆得名于漢水云  
江漢上源旣無不通下流自順沱則西入大江潛則西南入江矣說旣道專說江漢之流治耳泥沱潛則非沱潛雖江漢所出然亦去岷嶓未遠皆當根滌源說有江漢則有沱潛此是梁州上流之沱潛若荊州沱潛則江漢朝宗下流分溢之沱潛也二水衆多流非一地禹功亦非一日故

並云旣道旣道雖同然一根岷嶓一根朝宗都是以支流明正派者○疏謂郢之沱安陽之潛尾入江漢耳首不出江漢蓋海本也江漢幹也荆梁之沱潛枝也江漢有旁入無旁出卽出終歸于入不謂之出也故荊州傳旣引爾雅而復辨其出字之非至此節引地志都是言沱潛入江入漢耳水入江者名沱入漢者名潛各有上源至入江漢後則卽爲江漢而無下流之沱潛可言矣傳云江漢源流于是而見岷嶓是江漢之源除却這源則下流皆謂之流流字卽指江漢說但其流之治處則從沱潛之道上見出非謂沱潛爲江漢之末流也沱潛云江漢之別流者因東別



爲沱之支也。郫縣之沱西入江，汶江縣之沱東入江，旣云東別則此汶江之沱耳。若郫縣之沱西入江者，不得謂東別爲沱矣。潛水自西南出而南入于江，傳引酈說分析甚明。地志西南入江較溷些。○袁坤儀曰：荆梁二州皆有潛沱，爾雅謂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江漢二水源出梁州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荊州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爲沱潛所出之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別猶言他也。若言江發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來會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今蜀岡沿岸溪水合處，猶有鑑沱勺派。沱明月沱歸鄉沱，尚可想見當時命名之意。然則蔡傳所載或在郫縣之東而西入江，或在阿江之西而東入江，雖不出于江而皆得爲沱也。或在宕渠而西南入江，或水出安陽瀟谷而西南入漢，雖不出于漢而皆得名潛也。

岷山地志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在今汶山縣而晁氏則謂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疊岫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今按岷山蟠據華夷江出其間，誠有如晁氏



之所言但禹導江必有所始導山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則固有定指矣。前音箋漢制縣有羗夷曰道汶山縣屬茂州有江瀆廟蓋禹導江始此云水經漾出隴西氏道嶓冢山東至武都為漢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為漾水禹貢導漾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酈道元曰東西兩州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沱潛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正義曰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而以為未聞蓋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溥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齋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郫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郫江出江又反入此皆沱也

水治則土平雖蔡蒙句屬山和夷句屬地總作土平看梁居九州高阜故卽陵麓以該川源也蔡山在蒙山之南要因沫水治來蔡蒙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間水脉漂疾禹用力最多今則溷崖之患息槎木通道可行祭告之禮地之高者平矣。○祭有所焉有報焉旅平是祭報刊旅是祭祈禹九山皆刊亦無平不旅何獨于梁雍發例正以二州西



北多山故既舉多以見少。又因禹治江漢終于梁治河渭終于雍故又卽終以包始矣。分明是隨山刊木時一旅及山川奠後又一旅。然此但言旅平後乃結言刊旅見始末兩祭互文發例。至雍言既旅則又以旅該刊平。皆文字變換處。

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頂其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中出爲溷崖水沫水卽大渡河也蜀守李冰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傳中麗道元至鑿平溷崖都指蒙山說則時說蔡蒙二山都志沫水似誤爾雅云旅陳也又曰祭山曰履祭山以

黃玉及璧埋于山足曰履埋于山頂曰懸○禮書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則旅其羣臣而祭之

嚴道以西有和夷二地近和夷之水者也險遠最下今卽未可耕治已墊溺除而底有功績地之下者平矣和夷蔡傳以爲嚴道西和川夷道之地則當在蔡山之西晁氏謂和水夷水則以和夷爲二金仁山謂和川卽青衣水也卽晁氏所指夷人所居有和良和都之名則又以和夷爲一須知和水經蒙山而入岷江夷水過恨恨音恒山而東入江以江漢爲主蔡蒙和夷雖與江漢無干亦因江漢之功而治及者



水經曰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沫水出廣柔徼外水東至越雋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酈道元注云漢嘉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東逕其縣與沫水會于越雋郡之靈關道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漢嘉縣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九州記云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山有五頂最高者名上清峰有其露井水極清冽四時不涸○續博物志曰沫水自蒙山至南安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鼉怒冰操刀入水與

神鬪遂平溷崖

秦繼宗曰鑿平溷崖指蒙山說時說蔡蒙二山都是志沫水似誤

○今

雅州城東十里地名旅平相傳夏禹治水功成旅祭于此俗呼為落平○四川名勝志曰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貢貢則蒙山之首也○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岳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經言底績者二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不可知也○水經注曰和讀曰桓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



謂和夷底績也。又曰魚復縣南夷水出焉。○和夷一以爲地一以爲水。及考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則和亦有以山名矣。

豫土有性無色。梁土無性有色。曰青曰黎二色也。孔氏謂梁土色青黑而沃壤。蔡傳因之亦云黎黑也。然馬融王肅皆云黎小疎也。金仁山謂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疎。故散而不實。土不言性者非一種也。

釋名曰土青曰黎。似黎草色。臨川吳氏曰梁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土性既辨。定其田爲第七等。定其賦爲第八等。此貢歲之常也。然地力年分時乎上。則錯出第七等地力年分時乎下。則雜出等九等。并本第八爲三。故曰三錯。諸說皆以第八等爲正賦。第七第九爲錯。不知玩三錯三字。可見三等皆適均。雜出皆是錯也。獨舉下中爲言者。以下中一等可。以該下上下下之二等。若止以下上下下爲錯。又何言三錯耶。三錯須總言。不可分開。註謂地力年分上下。豈獨梁冀豫楊有之。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風氣既厚。人力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第二。又間出第一。以進之。揚田最下。然人稠地力亦盡。故



賦高二等而又間加一等梁之間賦又高于正又卑于正以皆山麓財貨雖多耕耨入少故立為三等以上下其賦

袁坤儀曰蔡氏謂地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一易再易之類按周官有不易之地為上謂歲種之地也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為中田有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為下田蔡氏之言謂田遇着年分體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也然豫之正賦第二而間歲第一又何歟豈豫之田間歲不易者多歟是不可通也况既入州之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無歟

九州賦分九等若其升降相懸則不過自一至五荆升之極雍降之極極于五等以漸而少則冀升四等揚升三等兗徐降三等豫升二等梁青皆降一等然錯亦有升降升降皆止于一等其錯而升者豫與揚也其錯而降者冀與

梁也然豫揚之錯升中之升冀州之錯升中之降而梁之三錯則時在升降之間此其大分也

梁州之貢有玉磬蓋玉之可為磬也未成磬故曰璆有柔鐵用以冶鑄為器者有白金供國用有剛鐵可刻鏤則刀劍之所資者磬石之中矢簇者磬石磬成磬故曰磬既貢璆又貢磬者重樂器也先鐵後銀鐵利多也織皮是兩件梁州山林多熊羆狐狸四獸毛可織縑皮可製裘故定之為貢織皮頂上熊羆狐狸說然梁州貢有織皮言獸不言山雍州亦貢織皮言山不言獸皆互文

按孔氏曰璆玉石也爾雅曰璆琳玉也且下文自有磬



蔡氏以爲玉磬誤矣管子日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于漢○李石曰龜脂得火可以燃鐵○鄒氏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爲郡正梁州之境是梁州之銀獨美于他州故以爲貢○沈括曰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金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鐵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筋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釋言云鼈屬也舍人曰鼈謂毛屬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鼈爲屬織毛而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耳

異苑云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西京雜記云

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直百金

○蘇傳以屬者曰織以裘者曰皮王



方麓曰按罽西胡毳布織毛爲之若氍毹氍毹之類字當作罽作罽非罽魚網也

梁州在西南叢山之中故必須舟達于沔然後可望達河其他方可以徑浮沔者不書獨書其西境之絕遠者必自西傾因桓陸運而來然後浮于潛浮潛又取道于陸然後至沔沔與渭不通又取道于陸入渭方亂河西傾山在雍之西南實跨梁之西北言桓何必紀西傾見桓水之自西也舊作西南境不是蓋言南則碍西傾之在北矣潛是梁之潛非荆之潛漢上爲沔潛沔俱漢之別流自沔以前皆西境也至沔以往則與東北境共道矣桓潛本相通河渭

亦相通惟沔中絕上不通潛下不通渭本文言逾沔不言逾渭者蓋以一逾字貫沔之上下故蒙上文遂言逾沔入渭也通節貢道只宜據經文桓潛沔渭河五水相通不相通爲經方緯以傳中水經注庶見賓主○梁州貢賦之來在東北境者固逕浮沔入于渭矣其自西而來者則取道梁北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道車載依傍桓水旁地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至葭萌之界而浮于潛潛卽漢水枝分者故謂之西漢然潛之北有沔也自潛遡流届于晉壽界而猶阻樣枝之津水淺不得行必



舍舟而陸、南歷罌穴、迤邐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也。渭不通而褒水通沔。褒水出太白山南入沔。斜水通渭。斜水出衙嶺山北至渭入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必歷漢川至于褒水。乃逾褒水至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焉。故傳當曰逾于渭以沔潛俱屬漢。其本水相通不當言逾也。且不言逾者因逾于沔之文也。曰入則亦包斜渭在內矣。然河本自北南趨者而渭適自西東行。至華陰橫衝入河。故貢舟因之不必逆流而上。不必順流而下。絕河流而橫渡矣。自西而東而北。見轉輸之遠。由梁而雍而冀。見水陸之勞。○九州貢道皆是舉大以該小。不獨潛沔之間有葭萌有晉壽界。又有褒斜諸水。蔡氏偶于梁詳之耳。禹貢文字必合九州讀之而始全。蓋彼此互見自是文章家伸縮法。

正義曰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羗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水經注罌山名有大穴作岡。北者誤褒斜二水名。又褒谷斜谷說者云棧道七百里。北口曰斜。南口曰褒。



同爲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鳳縣南流入褒谷又南流入沔叙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所謂絕水百餘里者以褒斜二水兩首相距言之非謂褒斜二谷也張湯謂以車轉從斜下渭則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中通貢職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雍錄曰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稍東則受秦水秦水者天水郡水也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及至武功縣則受斜水矣褒斜二水介衙嶺而分南北此斜水卽二水之分派也斜逕武功而東入于渭也○何景明日余從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通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旣西○涇屬渭汭○漆沮旣從○澧水攸同○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旣澤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



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卽叙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梁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雍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西逾黑水河在雍之東謂之西河者主冀州言龍門之河在冀西界故曰西河非雍之西也。

雍州以渭爲主首節志弱水治後三危節志黑水治及未崑崙節又兼志河治中間九句皆主渭言蓋弱水入于流沙黑水不經中國河源來自塞外三水特以雍爲門戶與渭水全出入本州者不同觀詳渭而略諸水則其爲雍州所重可知

晉太康地志曰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按雍州以四面積高得名山最高而不言止言黑水西河者以不勝紀也

弱水以散漫無力弱不勝芥得名曰旣西者流沙合黎以上向淤不通耳弱者其性西者其勢只說順其西之下流不可以西爲水之性混了弱字黑水南流亦然九州紀水治未有著方向者惟此下一西字卽一弱水西他水皆東可知雍水主渭而紀先弱水弱水去雍遠甚洪水汎濫弱水亦壅而東雜混雍水助其橫決使雍水不得尋源覓派



而脈絡不清故欲治主水先治客水導而西之使不復出沒于雍然後雍之功可施是導弱水爲導諸水地非因變先紀

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干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十州記曰崑崙山有弱水周迴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

經水北注渭者漆沮東北注渭者澧水南注渭者屬就水脈言從就水機言同就水勢言三句一步進一步須說諸

水注渭不可說渭受諸水渭入河而後能受諸水要見渭入河意然入河在導渭節說○雍州之水渭爲大涇次之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於東入焉是涇上屬於汭而下屬於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在中先會汭水而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其實納涇汭者渭也所謂東會于涇者此也夫渭汭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連絡者其脈也

初學記云涇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津入于河○山海經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



東南流注于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陳氏曰：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

漆沮水小于渭，漆水出峽山，沮出直路，二水合于華原，固為一矣。而其勢相敵，不足以相有，只望渭水而趨，故並著其名，而表其從如少之從長也。

山海經曰：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孔安國曰：漆沮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酈道元曰：沮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焦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

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東南流，逕襃羽縣故城西，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矣。○段氏曰：詩漆沮入于渭之上流。自土漆沮言于岐周之間書漆沮入于渭之下流。

言于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之下。○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

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為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為洛水，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若鄭白渠亦分



沮漆之名誤矣

澧水出終南山勢不減于渭南折之北直走咸陽渭水以合流同者二水相敵之名所謂東會于澧者此也程大昌曰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澧水亦遂東行也

諸水治而後諸山可旅九州終于雍雍之功始于荆岐荆山漆沮經其下岐山涇汭經其旁荆岐旅則終南以下可知故發例于此以諸州之山無不祭告也既旅貫下荆岐與終南惇物近故連言之鳥鼠遠故曰至于至于二字相爲首尾之辭終南澧所出惇物澧所經鳥鼠渭所經終南以下空舉山名蒙既旅之文○水治則土可平荆岐二山

懷襄既去可行旅祭之禮卽終南惇物以至鳥鼠之山旣旅猶荆岐也地之高者無不平矣禹導山全爲覓水源流不曰荆岐旅平而曰旣旅此處叙山不是驗地之治只隨刊所至以此祭告而九州山勢水脉皆于此得其槩矣禹導山半在雍但此就成功言彼就施功言○此荆山非荆州之荆在岐之東岐亦非冀州之岐皆雍北境之山終南在雍之南終南之西有惇物又北則鳥鼠而所謂西傾朱圉太華等山俱可推矣○俗說荆岐漆沮所經岐山涇汭所經惇物澧水所經殊無明據考惇物與終南俱在武功縣遂捨澧于惇物涇水出岍頭山下文導岍及岐遂捨涇



汭于岐，又以南條荆山在臨沮縣，遂捨漆沮爲臨沮，誤甚。掘陵原，乃唐獻陵，非山也。今三原嗟峨山，卽荆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岐在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王始邑其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乃關中終南山，西起隴鳳，東逾商洛，綿亘千里。又曰秦巔，乃地絡所由分嶺，南水皆謂之江，嶺北水皆謂之河。○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秦記又名地肺○雍錄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旣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厚物也不當別有一山，自名厚物。武功縣有太一山，漢志引古文而曰太一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不知何所本。而云然，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關中記曰終南南山之總山，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

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言山之後遂及原隰，及陂澤，如云平原下隰之地，沮洳盡去，旣底平成之績，至于豬野之澤，又下于原隰，而澤旁之地，底績猶原隰也。地之下者，無不平矣。原隰汎言，則爲廣平下隰之地，此對豬野則有所定指，故引詩度其隰原爲說。原隰爲圃地，雍之西北，不第曰原，而曰原隰，便見難底績意。豬野雖是澤，然底績之文主



澤旁平地言豬野卽休屠澤澤水湧溢旁無燥地故特著之上至于字所包山甚廣凡連亘于澧之西而喬峙乎渭之旁者皆舉之下至于字只自高至下意非有所包弱水至此是雍水治東西異流雍土平高下異勢

至若遠而三危昔固巢穴爲居者今旣降丘而宅平土焉而三苗之居于三危者感平成而順吾之化亦大有功叙地之遠者平矣○首言弱水終言三危著其遠也三危山在雍之西南境山有三峰高聳甚危故名三危舉三危重黑水治導黑水至于三危故也三苗丕叙只是上句正是旣宅之證總地平內事勿以丕叙作效此二句與彭蠡二

句相似蓋陽鳥居可驗彭蠡水之豬三苗叙可驗三危土之平三苗寘在洪水未平之前至是水患去而三危可居無一人不安居樂業也三苗指苗君寘居三危者三危旣宅兼地與民言三苗丕叙則專指遷民說惟旣宅故丕叙不言功言叙者以其去頑卽工功有次序也宅以奠居言叙以化服言化服必因奠居隨刊所至便是文命之敷前兖州言宅土此言旣宅又前兖州宅土言蠶桑此旣宅言丕叙皆非漫記據禹治水兖最先先則事方經始故但言宅不言旣見他州之民未宅惟兖先宅且初宅也若雍州治最後後則功在成終故不止言宅又言旣又見不但他



州之民已宅卽雍民亦宅且久宅也蓋充宅猶治水之始  
雍宅乃治水之終是民雖同一居止而久安與甫集自分  
至若充記宅土但配蠶桑正言新集之時民方土著已可  
與勤樹藝課農桑幸始之辭至雍說既宅遂云丕叙乃言  
安輯之久民皆樂業且可與期敏德底修和蓋幸終之辭  
終以三苗分明薄海內外莫不特叙蓋不待言東西漸被  
而後知聲教四訖也凡史文據事直書以議論作叙事皆  
此類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  
鳥鼠山西○杜佑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今長沙衡陽

間是徙居于此分而爲三

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土色黃得天地之正色性  
壤得柔順之常性田上上之證

土兼色性性以土脉墳起生氣厚者爲上其柔而無塊及  
粘賦者爲中壚與塗泥最下又色以黃爲上中次則赤白  
下次則青黑故黃赤白青黑墳壤塗泥壚乃土色與性之  
大分中間卽小有變易其大分自齊如雍土之性壤似當  
遜他州之墳然色旣最上土高而壤壤不爲嫌故田居一  
賦中下以地狹人少言之按地與人工是兩樣不可說地  
狹便人工少地濶便人工多雍地極弱水三危亦不狹矣



唐孔氏只以人工言爲是。今姑從蔡。按賦冀高于田四等。荆高于田五等。雍低于田五等。兗居九州下下。兼地與人。工論。楊豫各高于田二等。以人工論。若青徐梁各止低于田一等。不必言矣。

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濶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球琳美玉。可賁珪璋。琅玕石似珠。可飾冠冕。于禮器上用。得着。故制貢。雍州地高嶽秀。土厚水深。玉石珍異。故球琳琅玕。力所易辦。舍易辦者而責以服用。則反以爲難矣。惟字見此外無他物。

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山海

經曰。崑

音密

山。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

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崑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林



駟曰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服食之外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實玉玩好又次之故貢金琳琅大龜熊皮海錯橘柚之屬皆爲土貢之物也皆償田賦之輕也聖人初何心過求哉

貢道以達河爲主雍冀接壤特隔河耳何言貢道有二蓋雍之東境距河一航之便不待言矣惟在東北境者險而遠其來有所自西南境者便而近其來有所會俱是挽舟而上東北境道莫便西河河從西來至積石北流千里折而東流千里而南經于龍門故必浮舟于積石之河北行東轉南向至于龍門然後入于冀之西河則帝都也河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源乃河所經也龍門西河連舉不可認作一處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而止此一道也經云至于龍門西河者謂至于龍門邊際之西河非龍門卽西河亦非由龍門而可下西河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汭此又一道也西南境渭入于河道莫便于渭汭會渭可受汭以入河會汭可屬渭以入河渭汭連涇澧通漆沮故貢道之來卽由漆由沮由澧由涇皆至渭汭而會以達大河則帝都也會字以浮字例之決指貢舟說當時澧涇漆沮皆入渭凡貢舟取道諸水者亦于諸水入渭之處而咸集故云會或作水會者誤貢道卽水道故



多用水道疏貢道。不言亂于河，因梁也。川源脉派不齊，山脉盤錯無定。志二途者，山川各派，亦見渭之大勢歸河也。○河統雍之西北隅，又繞其正北，纔轉而南流，北南流之河在雍之東，卽在冀之西，正所謂西河也。大抵雍東北以河爲界，故雍貢惟近東近北者浮此河，若涇、灃、漆、沮等水皆在雍境內，或近西近南，或貫其中，故雍西方南方之貢皆從各水之便，浮舟而會于渭北，會于渭北則可達冀之南河，與西河無與矣。此主水北曰汭之汭字說也。汭字蔡傳無解，論其理言在渭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後爲渭汭，則入河之意隱然在中。若以汭爲水，則汭在渭西，汭與渭通，渭與河通，先汭後渭，應言汭渭，不宜言渭汭矣。謂渭水舟楫入蒲州，必沿渭水北岸，今蒲州卽古冀州也。惟往陝州者則南岸，或中流耳。傳中東北境、西南境，謂或東境或北境，或西境，或南境，蓋分四方言之。其曰自積石至于西河者，舉遠以該近也。若細論之，浮必就近便地方，或近積石則固始于積石，終于西河，或近雍之北河則徑入北河，或近冀之西河則徑入西河，皆不必始于積石矣。○貢道皆言浮，惟揚州言沿，諸言浮者皆言水，惟雍州言山，山非可浮也。因浮止一河中無他水，故卽河上之山以別之耳。入河言至者二，言達者五，達者謂從此可至彼，猶未次其



地也。次其地則爲至，故標其方向。一言南河，一言西河，表西南以例地州之達，亦達此也。濟淮渭洛水皆北條，與大河通，故雍豫兗青徐五州雖里道有遠近，然一水皆可達河。惟江漢與河兩戒，揚州差便于浮海，遂沿江入海以達河。若荊州差便于浮洛，遂踰陸入洛以達河。梁州差便于浮渭，遂踰陸入渭以達河。所以揚州海運外，梁荆言逾者，二約略，兗青俱浮濟，徐揚俱浮淮，豫荆俱浮洛，梁雍俱浮渭。青揚不言達河，皆蒙上文。雍州西南會于渭，汭亦蒙上文。見會于渭，汭者未嘗不亂于河，亂于河者其入渭亦未嘗不會于渭，汭發例互見。

按熊氏曰：正道皆從渭入河，惟山春以西之地，渭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于西河。以至帝都，諸家謂東北境則自積石入龍門，西河與熊氏之說異。然細詳西河二字，則熊之說爲是。所謂會于渭，汭卽熊氏所云貢之正道也。○蔡氏所以知其爲兩道者，以龍門非可越，而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漕莫徑焉。使內地之漕，則當徑達西河，更無用經涉龍門。以此知其爲西北一道，西南一道也。按蔡氏云：雍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夫積石在雍之西北境，此云東北，悞矣。雍東距河，若果東北境內也。



應直浮西河何煩從積石經涉龍門耶。○蔡氏又引邢  
恕之說不知何故夫河從積石北流入沙漠界折而東  
流凡二千餘里皆唐虞聲教所訖之地故可轉漕如仲  
默之意將謂邢恕所奏會州小河等爲積石龍門故道  
耶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  
中流黃河西臨番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  
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縣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  
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  
曰龍門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  
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卽秦始皇所

斤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爲通舟轉輪之道三代之季  
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  
奴所據漢武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卽其處宋  
時爲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  
能抗衡中國蓋地饒人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  
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  
唐虞之故疆也

然不惟平成之功著于中國且餘功及于外夷獸之毳毛  
織之可爲纈獸之皮製之可爲裘是織皮也孰以此來貢  
哉臨羗之崑崙河關之折枝朔方之渠搜此皆建國西方



而爲戎落之域制貢所不及者。今以織皮來貢。則幸水土之旣平。追帝力之所自。慕義而來。就我之功。叙如此。○西戎三國皆在雍之西境。崑崙在南。渠搜在北。析支在中。紀來貢其志。河平傳以崑崙卽河源。析支在河關。渠搜近朔方。見諸川發源而大河從出。雖以荒遠不言疏導。曰卽叙而遡源之意見矣。雍梁二州元無入篚之貢。此三國叙在章末貢道之後。與萊夷淮夷島夷之例不同。冠織皮于三戎之上者。如今人突遇人執物前來。必問執物者是誰。而始得實之。以某人是。卽叙者西戎沐平成之澤。卽就耕植安居之功。叙也。只在織皮來貢上見。無他意。本文無貢字。

附州之夷。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所重在上之供。隔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所重在彼之叙。故球琳瑯玕貢天府而不稱叙。此以織皮而言叙。謂其以幽滌依日月之光。故特表之。丕叙者我欲其化而化也。卽叙者我無意其化而化也。丕字深。卽字淺。三危遠去中國。三苗頑甚。而迪功與十二師五長同。故云丕叙。西戎去中國更遠。非我族類。而卽工與三苗同。故又云卽叙。叙卽府事修和之叙。蓋史于三危之外紀三苗。又于三苗之外紀西戎。一言丕叙。一言卽叙。以兩叙字接前三績字。此所謂九功惟叙。司馬彪曰。西羗者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



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析支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鄭曉曰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王綱振曰特識西戎于雍州貢道之後此非脫簡蓋雍乃秦地卽周豐鎬漢三輔皆嘗建都于此觀周有犬戎漢有匈奴當在虞夏不有先見其微者乎時卽不近帝都亦且列在要荒聖人經理五服不以遠遺故又發此例與三苗並識見夷蔡蠻流無不就治耳亦因下叙導山故此先結以雍州境外之山起下雍州境內之山然終不可與境內諸山混紀特附分州之末以見皆禹所導也

史序禹功旣舉天下山川分九州南北以緯之又合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蓋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連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導山本爲導水則止發一例足矣何以又分山水蓋單言導水則雍冀豫梁荆諸州發源之水不備所以發導山一例若止言導山則兗青徐揚諸州入海之水亦不備所以又發導水一例故導山單重發源不重入海言入海特總其歸宿導水單重入海不重發源言發源特別其分流前叙九州則



重九州不論山水首尾。此叙山川則重山川。又不論九州先後其實導水而文稱導山者。所隨者山。所導者水。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隨山相度乃一州看過一州。非以四節爲走四遍也。治水從低處起。叙導山導水皆自源徂流者。專紀禹順山川性情。非禹施功次第。先北條後南條。條下又先北境後南境。每節各叙從西起以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也。論衡勢則自北而南。論從勢則自西而東。水所經不一山。故山爲經而水爲緯。海所入各一水。故又山爲緯而水爲經。導山導水之互見如此。四方隨人所指以東西南北故導山導水方向既有大分大分之中又有

岷山之陽

小分。如傳所列南條北條。此大南北二條中所列南境北境。則小南北。若以南境北境較岷山之南支北支。則二支尤南境中之又小南北也。導水所列東西南北皆然。大分皆東其中爲再別之。又自有東有南有北。非東流之外又有一南北也。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此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獫狁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



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戎爲胡門南戎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汾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南條北條卽所謂南戒北戒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九州雍豫冀是北條山高處徐青兗是北條水低處梁荆是南條山高處揚州是南條水低處北條山高處是河汾淮渭洛發源北條水低處是河汾淮渭洛入海北條山高處是江漢發源南條水低處是江漢入海入海在低處故禹導水以兗青徐揚四州爲壑發源在高處故禹導山惟雍冀豫梁荆五州○呂氏曰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原委脉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水通山故以山名之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導山導水只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逾于某至于某者禹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也山本同而未異故導山言某至某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未同故導水各言



所自所會入者其勢漸合。○三條之說出于馬融王肅以  
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源  
爲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  
合爲一條四列之說出于鄭玄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  
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  
正次名稱未當。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滄。○西傾朱圉鳥  
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接上叙終雍州遂從雍州山起條分南北上各貫一導字  
中間只閑閑平叙而禹隨地施功次第自見此正禹依山  
行水見禹之爲導卽禹之所以爲隨也導如鄉導義取在  
前隨是追隨義取在後乃前後異文何也以水論則九川  
之水非禹不行禹若導其前以禹論則九川之水非山不  
行禹實從其後故禹自言隨山史出導山傳者會意亦云  
此下隨山禹隨山刊木先低後高先兗州後雍州固應如  
是但其當治于高高下下之際或先或後之間主意畢竟  
是要導岍岐至于荆山要導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凡山所  
導緩急不同而紀綱自定故史官又叙此一番以見經理  
之周耳大約先下後高者是禹隨方之經略必自高而下



者則禹不易之要領導山。乃導其勢之合處。諸水所經之山不止此。獨舉此者。要害所關。表而出之。伊洛淮渭江漢之流原長。至所入處。又流行平地數千里。俱無山可指。河濟山脉長。亘直底海上。故并言所入。以山脉直至此也。山水異源異派。而氣脉相合。故總言之。本文無河濟伊淮字面。以山言可也。○天地之氣以河爲脉。而大河之勢依山而行。諸山所出之水。又入于河。附河而入于海。此河流益橫。故諸山導則衆水安。安則勢不相涉。而以大海納其流。河亦順下趨之便。諸山不導。則衆水湮湮。則勢每相敵。而以百川受其委。河不無橫徙之虞。故導水必始于導山。此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爲濬河濟之經始。與下導河積石導沈水二節照節內。惟壺口底柱碣石是河水所經。王屋是濟水所經。餘不盡然。槩云濬河濟之經始。舉大以包小。且應下文耳。下三節倣此。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凡水之勢皆因于山。山之勢皆原西北。雍當河北。諸山之水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之水入海之處。故禹導山始于雍而終于冀焉。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壺口至王屋。四山順行。兩山逆行。由壺口雷首自北而



南順行也。由雷首而太岳則向北，逆行也。由底柱而析城自西而東，順行也。由析城而王屋則向西，逆行也。曰至曰逾，皆指禹言。逾于河自西而東，亂河渡也。逾于河只作過文看，不可以逾河對入海。禹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如止相視山勢，何導之有。岍山一名吳嶽，沂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岐山涇汭所經，又東至于荆，荆山漆沮所經，導之使三山之水流于渭而入河焉。然雍與冀隔之者河，于是禹過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蓋河自塞外而入，自北而南。壺口正當其衝，故冀功以是伊始。所謂既載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雷首，雷水出焉。河自南流，漸轉于東。雷首正當其衝，北去蒲坂三十里，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導之使河水北入渭，汾水東入河焉。太原岳陽之修此也。于是又轉而東，底柱在太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峰四面如城，當河經流。王屋山狀如屋，泝水出焉。導之使河水北入海。濟水西南入河焉。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沈之導，單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轉而北，東則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峰爾。河水經之，恒山卽北岳。恒水出焉。導之使太



行之水入河。恒山之水入滄。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止焉。雍冀諸山導。則河濟諸水可從此入海而功可施矣。入海固是水入。然禹亦行至此處。蓋碣石原在海中也。非謂山勢窮而入海。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也。指水勢言。相其勢。河可以入海于堯濟。可以入海于青。非即入于海也。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涉。如漳潞汾涑淇。涑恒衛滹沱滹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不勝名。故但以山言。則水皆可知。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故斷之以入于海。此三字正應首一導字。道水七節。或終之以入海。或終之以入河。而導山四節。只首節言入于海。下節皆不

及者。蓋導水中之入海。實指水入海言。導山言入是水尚川行。特就禹所到之山度水勢。預爲究竟之云耳。當照江漢朝宗一例看。所以導水皆疏入海。導山惟此一見。蓋總大河南北二境爲言。謂導岍岐至于荆山。導西傾。鳥鼠至于太華。使諸州之水。凡發源者無不入于海也。故西傾岷嶓不言。蒙上文。按林氏曰。岍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爲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達于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



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大是

荆山有二，分屬南北兩條。岐山亦有二，專屬北條。但分  
雍冀二州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岐既旅。此北條之荆  
山也。導嶓冢至于荆山，荆河惟豫州，荆及衡陽惟荊州。  
此南條之荆山也。若治梁及岐，則北條冀州之岐山也。  
荆岐既旅，又北條雍州之岐山也。○朱子曰：太行自西  
北發脉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  
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  
于荆山，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  
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

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

恒山北岳漢避文帝諱改為常續

博物志曰：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長久故北山曰常山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為濬、伊、洛、淮、渭之經始。與下導  
淮導渭導洛三節照，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嶓冢，乃更  
言導者，別起南條也。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豫二州  
當河北諸山發源之終。上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  
之東北。此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山列北  
條者，以大河北據境，分南北者，以河水中流也。岍、岐、荆、雍  
州北境山，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南境山，禹欲治伊、洛  
淮、渭諸水也。導雍之西傾山，為桓水所出者，而由是東北



爲朱圉河所經。鳥鼠渭所出。又下鳥鼠而東行。至于華陰。太華。渭水所經。導之使桓水入江而歸東海。渭水入河而歸北海。夫太華之陰。乃北河與地絡之所會。而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河勢自西破龍門而下也。太華諸峰攢阻其南。則大河不得不折而東。于是渭率雍之諸水赴焉。洛率豫之諸水赴焉。此山水一大交會。既下太華。乃于是而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蓋過雍而豫。則熊耳洛水所經。外方伊水所經。桐栢淮水所經。陪尾泗水所出。四山皆接華山而相連。東南者皆有以導之。使伊水入洛北入河。淮水順流東入海也。雖則雍豫導則伊洛淮渭可漸治。入河入海。有機傳原無伊洛淮渭字面。只說導大河南境之山便了。○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何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蓋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故曰至太華。熊耳外方桐栢陪尾四山相連在豫州界。故連言之。太華卽西岳。以西有少華山。故以太爲名。西傾朱圉鳥鼠太華。旣皆雍州山。其不與岍岐荆同言者。蓋自北而南各分條境。著自然之形勢。不得不然也。然西傾之南桓傳不舉者。以桓水未嘗見經。以其水小。患亦小。禹不十分用功治。而導此西傾諸山。亦不重此水耳。熊耳有



二此爲上洛之熊耳，乃伊水所出導洛，自熊耳此爲盧氏之熊耳，乃洛水所經，外方卽中岳嵩山，以存內方故曰外洛，經熊耳，伊亦入于洛，不必用伊字，一云淮出桐栢經陪尾，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上言入于海，此不言者，諸水各有所入，或入海入河不一，總見導之。

金氏曰陪尾徐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泗水所出，舊說拘于地脉，故謂卽橫尾，又舊以嵩高爲外方者，非是嵩高世所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在伊闕。○按陪尾在安陸者，原名橫尾山，而兗州卞縣之陪尾，寔泗水所出，經云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則陪尾之非安陸明矣。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

南條莫大于江漢，而山之關於江漢者，亦有南北境山，皆自梁而荆，大率嶓冢合于岷，導嶓冢二節，比上不同，上之山脉起伏斷續不一，故各有至此，只重嶓冢岷山，說嶓岷氣脉最長，至大別敷淺原而合，江漢難治，難于氣脉之合，合則餘不必言矣，故導江漢但至大別至敷淺原而止，亦正是漢水赴江合流之處，蓋因二水從發源分流未合，不得



不各識其所至爲朝宗張本。若過此則江漢已合而中江入海無山可別。故不復條列。看來蟠冢崔嵬漢水是發南之荆山又南之內方而大別自梁北而盡之于荆北夾漢之山于此焉盡。且惟至大別漢既入江則蟠旋于大別下者可無枚舉也。又且西望岷峨峯嶺逶迤江水是出南之衡山接江上流又過九江而南爲敷淺源扼江下流自梁南而盡之于荆南夾江之山于此焉盡。且惟至敷淺源江既受漢則包括于瀟湘者者亦可無枚舉也。總之二節單言江漢大非乃相導江漢所出水併合流入江漢之水如大別之北漢合涓水入江又如過九江卽合九江水但只江漢作主耳。若單說江漢則前諸山何又諸水交參。況既詳江漢何不併詳究竟。豈入海于楊果無山可導耶。

導蟠冢節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以爲治漢水之經始與下蟠冢導漾節照以源流分看。蟠冢山在梁州北漢水所出荆山內方大別在荊州北漢水所經禹導蟠冢山以關漢水上源又自蟠冢以至荆山自內方以至大別亦皆導之以通漢水之下流所經明白則漢水入江之勢順而可漸治矣。荆山在蟠冢之東南又東爲內方而大別在右大別乃漢水入江處漢水出蟠而經此三山其入海處尚遠導山止此荆山帶下句是南條荊州之山此自梁之荆也。



江漢在南故謂南條所以別于大河之山漢水在北故謂南條北境所以別于江之山

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曰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水經曰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內方山至于大別者也

岷山節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為治江之經始與岷山導江節照舊主發源惟一經流有二支遂以南北支分就衡山截殊不知山南曰陽衡山敷淺原俱在岷山之南傳南北支就岷山之下分支處有南北也不然經文何以曰岷山之陽此節當主山說在首句截岷是江源下二山是江流首句為主言山之一脉兩支非言水之一源兩流也衡山與岷山相連故既導岷山即可導衡山敷淺原與岷相隔故必過九江而後可至于敷淺原若以自岷至衡對過九江至敷淺原則止重南北支矣大意云岷山之陽在梁州南江水出焉衡山九江敷淺原原在荊州南江水經焉禹欲治江先導岷山之陽以疏其原矣大凡兩山夾



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之脉有二。岷隔于湘水。實同脉異支。蓋岷山夾江兩岸而行。其北一支爲衡山。盡九江之西南。乃岷山之脉連延至此。故禹至衡山亦導之。使江流之北向者可通也。其南一支爲敷淺原。環出九江之東北。與岷山相隔。故禹浮舟過九江。至敷淺原亦導之。使江流之南向者可治也。衡山九江敷淺原皆山之陽。亦江之南也。二支皆南岸分抽。不可以北一支爲山北。恐礙陽字。北支短。東盡衡山止矣。南支廻折甚長。至敷淺原之山而反在衡山之東北。朱子曰。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蓋敷淺原雖屬南支。禹過九江。取道東北。山勢曲而禹行直。未嘗尋南支而行也。須看得圓活。傳湘水洞庭總是九江。九江在衡山之東。敷淺原在九江之東。則過九江還是自衡山而過之。特非地脉之過耳。雖有二支。意直貫下。重在敷淺原上。禹所導者山勢。非山形也。河隔雍冀山脉。不可以河斷。故壺口諸山直接荆岐。湘隔南北支。山脉不見。施功之次第而非推其脉絡。則本文許多至于字作何着落。○傳北一支南一支之說。見岷山脉分而爲兩。以辨孔氏衡山脉連敷淺原之非。非謂經文是分衡山爲北條。



九江敷淺原為南條也。山南北支不甚。重重江上，衡山去江甚遠，何以書。衡山在湘水西南，湘與澧諸水俱注洞庭，而洞庭又北注江。一登衡岳而洞庭九派之來歷了然。目中江之東至于澧而過于洞庭者亦從此見矣。遂北渡洞庭，沿江東下至于廬阜。江之北會為滙者于此盡矣。若過此而中江入海水道甚明，故不復識其山耳。切勿泥衡山為江流之北，敷淺原為江流之南，總之導江南之山也不絕。江北岸者江勢向東南耳。敷淺原即廬阜，禹至衡山不復南而北向，蓋衡山之陽五服將盡，衡山之北如湘灘諸水皆北流，此禹相導所及。遂渡洞庭而至廬阜，此江漢南境之盡處也。凡禹之所行即山勢。○導漢山言至于大別水亦言至于大別，導江山言過九江水亦言過九江山。水文同，正以天下水勢未有不因于山，故導嶓冢之所至即漢水所至，導岷山之所過即江水所過。此單言山水至于大別，導漢嶓無異文，惟導岷江山言至敷淺原水言至東陵，似二地耳。故雖二地當共南支與大別皆江漢分流盡處，故此下遂合流于荆，而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即洞庭是王恕以敷淺原為廬阜當為揚州山廬山雖高而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江州潯陽縣蒲唐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傳陽山敷古文作傳陽者傳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則敷淺原為廬阜本名審矣德安之敷淺原甚庫小且與江流無關

○羅泌曰濟川刊木必隨



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沂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栢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陸深曰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于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于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

鄭曉曰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裏之山

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水曲折卽在導山中特仍自西北始叙之自導弱水至導洛九條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爲山之紀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者史家之法非禹山先導岍岐水先導弱水也叙導山從雍州起此導水亦從雍州起皆先北條後南條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



漢在江北也。濟在淮北。越河而南。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然導山。叙終南。條而導水。若又從南歸北者。則以渭洛從河入海。與河沛江淮。四瀆入海者不同。故後言之。河伏流。不識其源。故不言自。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沈水不言山者。伏流不可據也。弱黑亦不言山者。地遠。不必識也。○弱水最在西北。又西流。不經中國。故先言之。黑水在西。從雍梁界從南入南海。故次言之。弱黑二水西南流。故謂之變。以勢言也。必兼力色言。方盡。先導弱水。黑水者。所謂客水去。而主水可治也。二水略其山。不言。以在九州之外。二水雖以荒遠。而略。蓋其性原有不必詳者。凡導水。導其入而已。未入。雖荒遠。豈得略。既入。雖腹裏。豈得詳。入于合黎南海。導弱黑之功畢矣。何以議其略哉。○此導西流之水也。雍州之川有弱水焉。萬水皆載而東。此獨弱。而其勢西流。水之變者也。禹亦順而西之。不强使東。但使正派至合黎。任其餘波入于流沙。而莫之止。則支流治矣。弱水獨入流沙。此盡其流之所至也。西北之地多沙。積沙則水滲而下。前言既西。未言所止。故此究其止于流沙。以害止此也。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曰入于西海也。見西向之水治意。



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至合黎餘波入流沙南至南海又云流沙在崑崙西南而自流沙經沈羽又自沈羽而西至三危之國是弱水亦當至三危入南海矣今云入西海果有他據乎抑目擊之乎抑以經云既西遂附云西海乎○漢書云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恣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按張掖今甘州有合黎山流沙杜佑謂在沙州西八十里自古言中國之疆域曰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則流沙亦非遠地○方勺曰西安州卽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脛無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唐樞曰自祈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于南海



禹導弱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爲續耳

此導南流之水也。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色固異，勢且南流，水之變者。禹因導之，南至燉煌，過三危山之左，南流而入于南海，不强之東也。見南向之水，治意，水之黑以榆葉積漬所成。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而南。

徐常吉日：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夷，著爲蠻書，以載其所親見山川，曰蠻水之南入于南海者，凡四區：江西、玕河、麗水、瀾若水，皆羅絡西南諸夷西南入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但綽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于西北，其所稱麗江，程氏以爲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之爲何如。乃程又不取其所稱麗水，而指其所稱西珥河，謂與漢志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黑水乃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



之黑水也。至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瀘水卽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卽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不知的在何處。而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尤不足信也。

導水入海者七。除黑水入南海。其他河濟江淮皆入東海。乃時于弱水四節見約略有東西南北等字。遂妄例爲四海。云弱入西海。黑入南海。河入北海。江漢入東海。曾不思黑水入于南海。誠南海也。若江水東入于海。東字與海已離。至河言北過北播北字。離海益遠。特明北入東海。豈曰北海乎。○導黑水一節。是岡脊以西之水得所歸。導河三節。是岡脊以東之水得所歸。四節文體雖平。須見此意。註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自北條北境諸山導而河可治矣。與導峴一節。應導河貫



至入海。積石龍門以下皆禹導也。記禹導河所分方向。似皆因州境爲別。蓋河自積石入中國。其所歷州。循西而南。南則雍州。自南而東。東則冀州。又東則豫州。自東而北。北仍歷冀州。又北則兗州。于是北播而遂入于海。特言州。不足以辨。故各識其所至。總列三方。詳分九地。于其方同州異者。則加又字以別之。見河之所至。皆禹之所導也。入于海三字。正應一導字。河源出于崑崙星宿海。地在極西。且多伏流。無可施功。故不言所自。但言導河。積石言功自此始也。首句紀河所見之處。華陰至九河。詳河所經之處。同爲二句。究河所歸之處。河自北起。至中國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又自北而入海。皆水勢之自然也。須挑出三轉折意。通節關鍵。上在龍門。下在九河。二處龍門不鑿。無以洩上流之怒。九河不播。無以宣下流之溢。合而論之。東過四句。記山與地。見大伾而上。河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復變遷之患。大伾而下。河始出峻。就平則斷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古今註傳所不及也。而尚有未備者。則以河在龍門。華陰勢雖險阨。猶或一源耳。自此南歷雍州。而澧涇漆沮皆入渭。渭水既東注之。自此東歷豫州。而伊瀍澗水皆入洛。洛水又北注之。則河至大伾。蓋以一河全受衆委。回視龍門上下。



其勢之激盪震撼當必有陪焉者矣。雖欲不廝爲二不播爲九不可得也。此河之勢也。○導河積石從河見處下手自積石而東北洮水北入之。又北而湟水入之。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而東行。凡三千里而冀之梁山實峙其東。乃折而南流爲冀西河。大抵盤束山硤之間。河率破山以行。故禹鑿龍門山開岸豁。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皆引之往山中。行不放入平地。以殺其勢。至于龍門處。有工夫龍門山在壺口西北。二山相去甚近。河自北來東岸爲冀龍門。是西岸爲雍壺口。是自北折而南流。則至于華陰。華山在南。而河北來經于其地。爲山所障。遂折而東流。爲

此言口在龍門  
月以亦有言也  
之北及也也也

冀南河。蓋河至雍州太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水勢撞擊。故名潼關。此河之一大轉折也。自南而折之東。則至于底柱山。蓋底柱在東。而河西來經于其間。砥其中流。禹鑿二門以通之。自此而東向。則南岸爲豫。孟津洛汭是北岸爲冀。大伾洛水大陸是。蓋又東至孟津之地。河流始緩。南北通津。故名孟津。東過洛水之北。蓋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南也。至豫州大伾之山河始行于平地。而東者又轉而北向。此又河之一大轉折也。記其自東而北流爲冀東河。洛水入焉。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傳云洛水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



枯涿渠也。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爲合。正義曰：班固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內，或涿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涿水，乃至大陸。大陸以上有各山峻嶺，以爲之防，河流不至奔潰。大陸以下四曠無山，土疏易決。至兗之北，又播爲九河，以分其勢。旣播之後，河流旣緩，其勢易闕，不能入海。禹則合九爲一，同爲逆河入于海焉。一播一同，大禹治河要領，播指河，所以播之者禹也。此句又有工夫，須另看，不可以北向所經泛論。同爲逆河三句一連，同爲逆河，正紀其入海處如此耳。九河卽河也。一河而分爲九，逆河卽河也。河下趨入海，適潮至而水逆流。

只爲河亘萬里而瀉，又受濟淮渭洛百川氣，甚銳來甚猛，海一時吞吐不及，故逆耳。同者九河分而復合，以敵海潮，而迅其入也。蓋海潮逆入泥，易積，合之爲一，勢猛急而潮不能壅，則不淤矣。是入海處如一，不可斷看。同爲亦着力之辭。播者布也，所以布置之而觀其勢也。河之淤必以漸，九河並出，一河之水驟盛，則一河之水必驟微，因其微而時浚之，此河之所以常無患也。同者合也，合九河爲一河，勢必大潰，必深逆者，因海潮之水得名，不曰逆海曰逆河，度其于海也必遠。海潮之入必止于此而不上，及九河故九河不謂之逆，始也。上受九河之來，一當海潮之入，而此



河皆有以蓄之既也九河所積之水乘海潮方去之勢而俱出由爲者皆是水爲之河水所至所爲皆合皆以成功。後順言之。若禹用功則自下流始也。○一云傳謂下同而爲一誤矣。九河相去數百里豈能復合哉。此說要參後世九河湮塞河涉東南以淮爲壑不入海于堯而入海于揚矣。

正義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于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漢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岍○正義曰洛汭洛也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岍傳云再成曰岍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岍在修



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三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岨乎瓚言當然○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自昔窮河源者三初漢使張騫云河出西域有二源一葱嶺一于闐北流與葱嶺合東注于鹽澤距玉門關外三百餘里其水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至唐使薛元鼎入吐蕃出塞西三千餘里云河源出吐蕃西南隅磨黎山卽所謂崑崙也至元入中國特使訪求云河源出西蕃星宿海東北流至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境又東北流入虜境凡二千五百里復轉河套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今山西蒲州卽陝西韓城龍門界也通計河流至此經蕃夏共九千餘里此元人之說近是○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

崑崙



山氣上通天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各山大川孔穴相通○河渠書曰

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

斷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

水至于大陸○張洎曰禹以大河流泛中流為害最甚

乃于貝丘疏二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

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

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厥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石碣

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

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

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合為一河言逆河

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

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

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

東為中江入于海

導江漢之山重相合意導江漢之水重流處說此二節分

言江漢見二水難合猶有不合者在故仍見其首尾明其

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合之中示分之旨此江漢朝宗于

海未可以漢合江遂欲存江廢漢也嶓冢二句與岷山句

向書卷六



對。濬江漢之源。東流四句。與東別四句對。疏江漢之流。南入于江二句。與東迤句對。漢合江。江合漢也。北江句。與中江句對。江漢合而復流也。中江。卽北江。因互言方向而變文。江漢既合。茫然一水。惟見爲江。不見爲漢。故曰北江中江。主導江言。所以尊江也。兩入海。言漢而江在其中。言江而漢在其中。○此導南條之漢水。與前導嶓冢節。應嶓冢道。漢之源。東流至北江。皆是疏漢之入海。是要漢之歸重漢。不重漾。漢有二源。東曰漾。西曰沔。皆出嶓冢。不言導沔。沔小于漾。可見至東流爲漢。則漾沔合而始成其爲漢也。漢至荆。卽名滄浪。過三澨之水。直至大別山。始折而南入于江。滄浪以下。皆指漢言。勿纏漾。曰過者。三澨小而漢大也。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作一句讀。表入江在大別之南也。自嶓冢東流。至大別。爲大別所阻。乃折而南入于江。非大別卽入江之處。漢旣入江。復東聚而爲彭蠡。旣聚爲彭蠡。復東出而爲北江。東爲北江。二句一直說見入海者。漢派也。漢在江北。遡其所自。謂之北江。小水赴大。曰入。蓋漢入江之後。與江爲一。其勢大。去海遠。一時無可入。不得不滙爲彭蠡。滙者。縈迴也。止而非止。所以緩上流之勢。流而非流。所以適下趨之性。謂之爲。蓋漢合江後所成也。旣云滙爲彭蠡。又云東爲北江。是彭蠡原在。而漢之流。又衍爲北



江矣。蓋爲蠡之後不能久蓄。又折而東則爲北江。曰北江者。漢爲北境之漢。故曰北江。以志漢也。江水與彭蠡接。漢在江之西。似無與于彭蠡也。然成乎滙之力者。江與漢合則加力焉。故滙于漢言之。要知江自岷來尚小。惟漢水自北入東流始大。西壅彭蠡。迴合爲澤。漢與江流俱東。而漢爲北江。入于海矣。此條凡四言東。記漢水入江東流入海之次。末言東爲北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導漢而言。漢旣入于江。故不得復言漢言北江耳。○漢水兩源。東源出隴西氏道嶓冢山者。名曰漾。至武都爲漢。北漢之正流也。西源在三泉縣之東者。則名曰沔。而逕葭萌入漢。蓋兩川一

以東物入海之  
之故不之滙

山東西異出。而總則爲漢水也。又東爲滄浪之水。今武當北四十里者是。又過二澨之水。又東南至漢陽大別山而南入江。是名沔口。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滙澤爲彭蠡。朱子并蔡傳俱疑其誤。蓋以鄱湖合數川之流。豬而爲澤。初無仰于江漢。及去漢入江處。七百餘里。水道甚狹。且宜曰南滙。不應曰東滙。不知彭蠡固自有源。在今日宜非漢水所滙。然在洪水未平之時。神禹施功之始。江漢之流方盛。宜有溢入彭蠡者。無足怪。漢水入江處。東行七百餘里。而後至鄱湖。則正當云東滙澤爲彭蠡。傳因鄱湖在江南。謂宜曰南滙。若于江之下。而曰南滙澤爲彭蠡。



則是彭蠡在大別之南矣。不亦誤乎。王方麓曰：彭蠡因小孤山彭磯至左蠡而得名。實彭澤也。非正指鄱陽湖。江到彭澤水漲已緩。涌回鄱水不得流耳。此說可相足。東爲北江入于海者。非漢入江之後。又分爲北江。蓋大別而上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及至大別。既合爲一。以朝宗于海。則中江北江皆入海矣。故作書者追本其。上流之各。以表其入海之勢。于漢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江之下。書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也。若漢之下。不可云北江入海。則江之下。不可言中江入海矣。始言導漾終言入海。以備見漢之首尾而已。諸儒膠泥其說。誤求北江于大別之下。愈辯愈支。

○自南條北境諸山導而漢水可治矣。漢初爲漾出梁岍冢山。禹自嶧冢導漾以濟其源。上源既濟。下流自順。由是東流至武都。則名爲漢水。不復名爲漾矣。自漢而又東流。至武當。則爲滄浪之水。卽漢爲之也。由是不已。歷郢州之三澨。而漢則過之。又由是不已。流至漢陽之大別。由東而折于南。有不入于江而合流乎。漢既入江。遂東積滎。迴之波爲彭蠡之澤。澤之爲者。非漢爲之乎。爲澤之後。又東流而下。則爲北江之水。北江之爲者。非漢爲之乎。水流至是。入于海。猶夫江也。又烏知其孰爲漾而孰爲漢耶。

魏校曰：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閭闔爲天門。崑崙



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

釋名曰：山頂曰冢。○闕

駟云：漢或為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為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

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水經曰：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注

漢，曰沮口。注云：所謂沔漢者也。山海經謂漢出緡嶠山

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

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

人謂漢水為沔水，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又曰：

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江

水又重合灑口水，上承沔水于安陸縣，而東逕灑陽縣

北，東南注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見湖

廣志○葉夢得曰：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



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沈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沈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沈故亦謂之沈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水經注曰導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勺澨以代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成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遠越縊于蓬澨

左傳作遠澨

服虔或謂

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滙陽二縣之間滙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李夢陽曰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瀦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湖廣志曰今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為滄浪之水又云三澨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今郢州長壽鄉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界來又泂水即三澨之一也○承天府志曰三澨一云在沔陽一



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叅水又有三汶水云是三澁俱無的據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爲澁蓋源出仙女洞發爲司馬河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揚家渚合長灘舊水注小河此一澁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爲澁蓋馬溪河發源趙橫寺黑龍洞廻而東流南逕馬頭山又東南爲官橋河又東爲馬溪河此一澁也據沔陽志則石家河爲澁蓋石家河發源空山洞如意寺甘家冲爲震河口爲雷公潭逕白土苑又東南爲石家河此又一澁也○邵二泉曰彭蠡在大江南其源繞徽顛南袁筠方數千里之水會焉遂東北流以趨河口而入江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江也反爲江水所逼因郤而自豬初非有所仰于江漢之滙也而衆流之積日逼月高勢不復容江漢之來入又况漢大別入江與江混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今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滙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漢水而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江水而分以居中耶遂疑東滙澤十三字爲衍文殊不知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逼彼不逼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其曰北會于



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經誤者非是。

此導南條江水與上岷山之陽節應。岷山是源，東別至中江是流，入海亦是歸宿處。凡江自澧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而叙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

旣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二水一主正流，故曰東別，漾小于江，故支流不必言。江水勢大，則支流亦爲害。特舉支流治以見正流治耳。沱是梁州之沱，曰別者，江之別流也。與上東流爲漢不同，別爲沱，便見上句是江之正派，澧澤傍地名，與雍州澧水攸同之澧不同，澧爲九江之一，則至于澧過九江二句當連看。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東陵與東迤相接，北會于滙，卽東滙澤爲彭蠡之省文耳。上滙澤爲彭蠡者，言其涌回者爲彭蠡之澤，東迤北會于滙者，因漢水南來入江，便似江水北去會漢，在江水惟有東迤一派，以見其來



是是是是  
力降一折之  
山耳

合者乃東滙之漢非江又去北會也。江未嘗北而云北特以漢爲文會不于漢而于滙。又卽滙名漢漢固滙澤爲彭蠡矣。江則東流北會于滙而與漢相合漢固東爲北江矣。江則東爲中江而與漢同入東迤二字重看江至此盤亘數千里衝崖崩地已極勢不得不少有所殺故靡迤斜出徐徐得此一迤故能會于滙不然安肯便滙哉。自漢視江漢若小江若大故以入言自江入漢江固大漢亦不小故曰會上主漢下主江義有各重既云滙爲彭蠡又云北會于滙何也漢下注只爲彭蠡其氣力已盡故以彭蠡係之導漾江雖滙于彭蠡而流長力尚大止言滙而不言彭蠡

以江之下趨有彭蠡其他小澤不可勝數故只以滙言。包括尚多不止彭蠡也。東迤北會云者兩水相合必有迴合之勢言江之東迤北而會于漢水迴合之處也。江者自西而東因經彭蠡而彭蠡在南旁適江水與之合故云然其實江仍向東行爲中江而入于海也。中江卽北江漢北江小白漢合江則居北自江合漢則居中。岷山在蜀茂州江水所經也。江源出今松潘衛西二百三十里大分水嶺北流入陝西洮河南流入甘松嶺東經松潘城而岷山又在松潘城東三十里自分水嶺至成都凡九百九十里水尚小自成都東流千五百里至瀘州以東馬湖嘉陵江涪



江巴江等水合而江始大。別出者曰沱。岷江東流而沱南出散爲東陵諸水。今荊州城陵磯江水南與洞庭青草湖接。湘沅西澧辰叙諸水分布東南是爲九江。澧水在今沅陵。楚辭所謂澧浦也。江自夷陵入荆爲西陵。南過九江爲東陵。西北山高土平。東南地卑多丘阜。故南方諸郡古多稱陵。今承天曰竟陵。荊州曰江陵。岳州曰巴陵。長沙曰茶陵。衡州曰零陵。常德曰武陵。辰州曰沅陵。寶慶曰邵陵。今江西吉安南昌九江等與荆接壤。亦曰廬陵。曰歷陵。曰陰陵。皆所云東陵。江南諸水自衡山東北。由江西袁州臨安諸郡迤北至彭蠡入于江。自庾嶺以北。由贛州吉安南安諸郡亦北至彭蠡入于江。蕪子瞻謂豫章之江爲南江。是也。江皆自洞庭別而南去。皆由彭蠡會而北來。故滙滙者會也。首言東者。江未別時合流而東也。再四言東者。江與沱別分流而東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言江以終導江之義。曰中江。明江之正派自西直東也。曰別。明江之播散而南也。然漢言北江。此不言南江者。漢本非江而合于江。故言江以合之。九江亦本江而別于江。故不復言江以示弗別也。蓋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江北受漢之委。而南不全受九江之委。故于大別言入。而于東陵言滙。然無江漢。則九江東陵亦不能自滙。所以分合言之。而江南北



之水源委聚散脉絡分明指諸掌矣。○自南條南境諸山導而江可治矣。然導江于江，江不可得而治也。江源出岷山，禹于岷山導之以濬其源，其源既盛，由是始別而東，則爲沱，沱非他水也。江爲之也。由是受蔡蒙和夷沔潛諸水，出西陵峽而又東，則至于澧，澧乃止澤也。江則至之，自是而又東，則荊州之界，江乃流過九江之水，而至于東陵之地，自是而往，漢固滙澤爲彭蠡矣。江則東行迤邐，且轉北向，而會漢爲滙，斯時也，江雖合于漢而去海尚遠，至于滙澤，亦卽爲彭蠡。然後東爲中江，以入于海，猶夫漢也。

北條之水，主于河，凡水皆以河稱。南條之水，主于江，凡水皆以江稱。惟其主于江也，漾、漢、彭、蠡皆江之所翕受，而異派同歸者也。是源之大而流之長者，江也。自江之左入而源流長，且大者非漢乎？自江之右入而源流之長，且大者非彭蠡乎？漢先入江，後江、漢同爲彭蠡入海。經文錯綜互見，不可以經生文義律之矣。所以經文曰：「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言漢水入江止。此曰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滙澤者，乃每歲春夏，江、漢水漲，倒入彭蠡，與前彭蠡既豬，義相聯貫。滙者，水之勢，豬者，水之常也。曰入于海，此則言江、漢與彭蠡而同入焉。如言身之左股。」



因及夫右股以明一體之意何必疑。經文謂江與漢滙爲彭蠡亦何必直以十三字爲當衍哉。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言滙卽滙澤而東迤北會正言江之會彭蠡以入海也。前言東滙澤後言會于滙前後相承何必疑其滙于漢亦何必疑滙字或多而或誤哉。蓋彭蠡方廣數百里自今九江郡以上發源章貢合吉之王江廬江恩江袁之泉江臨之清江瑞之蜀江會爲南昌之章江又建之盱江撫之汝水寧之修水信之上饒江弋陽江饒之鄱江錦江共諸郡邑之水豬爲彭蠡故春夏水溢則壅遏不通雖因江漢阻塞而實有滙入之勢至于中江北江安知非常時之通稱哉。或曰彭蠡咸指爲今之鄱陽湖矣又有謂卽今之巢湖方與東滙文義合何如曰荆揚之水莫踰江漢其次莫如鄱湖經文叙九州之水反于數百里之鄱湖瀦數千里之水略而不叙無是理也。○郝仲輿曰南條之水無大于江漢然自大別以東但見江不見漢故分疏言之明江所以大于大別東者與漢合也所以尤大于九江東者又與東陵彭蠡諸水合也蓋本一江由大別而下漢自北入合之故江曰江而漢曰北江明不沒漢也由九江而下東陵諸



水又自南來會之故東陵曰滙而江曰中江以明不沒東陵彭蠡也經義本了然朱元晦極稱其謬蔡仲默耳食朱說遂謂彭蠡不仰江漢然無江漢彭蠡安能成澤惟江漢外漲而後彭蠡內滙且安知古之彭蠡不卑于今日而江漢不灌注入乎夫禹貢以千二百字貫穿四海九州千里記一山萬里記一水何處不可疑紕漏而豈但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也字比句櫛妄增岐竇遂謂尚書不須盡解是何言與○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劉煥易解曰天地之間水爲最多然坎爲水而兌

止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袁中道曰澧水出克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澧至石門與澨水會稱澨澧至澧州與泂水會稱泂澧過此至安鄉縣與澹水會稱澹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澹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至于澧一語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瀹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



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注水經于江陵枝迴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濟水也與前導岍節應濟水發源河北越河而南達于海蓋大河以北之沅稱沅是旋伏而東見爲濟

此導之于冀者大河以南之濟當其入河于兗是見旋又伏而見之爲滎自是又伏而修出于陶丘北乃常見不伏此導之于豫者又東北會青州之汶乃入于海見伏不二也○太行爲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沅水發源王屋其源多伏流而力甚勁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再不誌其源惟自其見處導之此節本是濟水而發源則爲沅水猶蟠冢節本是漢水而發源則爲漾水也重涉不重沅沅性下故入地而多有所伏沅性動故出地而常有所見發源王屋不作一見只東流爲濟四句分三伏三見沅水發



源王屋山頂崖下伏流九十里至濟源縣東源西源相合而東流則不爲沅而見爲濟濟入河但見河而不見濟故又爲一伏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見爲滎澤釋名云沛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滎卽豫之滎波何以知爲沛溢濟清河濁穿河而過爲滎還清故知其溢者沛也溢爲滎而辨其爲濟者濟流而滎豬也自爲滎後又潛地而伏東出于陶丘地之北則不復伏矣陶丘北曰出因知前此之又爲伏也看來東出于陶丘北東字對滎而言滎與陶丘北俱在大河之南滎稍西陶丘北稍東耳自此豫州有荷澤焉荷是澤濟則東流至之有

汶水焉汶水西南入濟則濟爲東北會之矣濟流至是又北東而入于海北東者轉于北之東也看來又東又北皆句北會于汶東入于海則正文也蓋又東東字根上東至于蒗又北北字根上北會于汶此指水若北會東入則以濟在汶南沅西發源故又各標其方向諸水入河者一于入河入海者一于入海濟水則入河不終入河入海不竟入海所以爲伏見斷續○禹導沅水只從今孟州濟源縣起功何以知之以經文知之若導王屋之源則當云王屋導沅不當云導沅水而同導弱水導黑水之文矣且王屋之源既見而伏經文于導沅水之下卽接之以東流爲濟



顯是非伏也。若入于河，則明用一入字矣。入于河，出陶丘北，出入二字相呼應。蓋濟水自河北潛入于河底，地中橫絕過去，至河南陶丘北復出而見于地上也。溢爲滎者，這濟水已經過河後在地中者，勢甚洶湧，則溢出于外爲一支流。此是滎澤，滎澤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是出陶丘北者。滎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彼入河者也。時說皆謂滎澤水復入地而出于陶丘之北，誤矣。自陶丘北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荷，東北會汶以入海。此古泲水之道也。自王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泲瀆，滎自受河爲浚儀渠矣。然未嘗不伏流地中也。

此說當存

濟水云斷續伏見，蓋因一濟而前爲沈，後爲滎。既入河又出河，既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直。故云斷續伏見耳。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滎爲見，則漾東流爲漢，滙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爲伏乎？况經文明言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潔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必欲爲之曲解，當亦是濟水沉勁性不易合，自其入河至荷，會汶入海，與衆同流，不與衆同波。故時其別處則爲見，其無別處乃云伏耳。必以伏乃穴地潛行，此旁引他



儒非本注也伏流當出許敬宗帝丘之對亦不言三傳引地志始發源王屋云云是完全說個濟水源頭經文實略去此引曾氏之說亦是証王莽以後之泲非証禹時之泲也○沈水發源王屋天壇之巔太乙池伏流九十里復見今泲源祠有東西兩源合流至溫縣始名爲泲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曾子固齊州三堂記言岱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于黑水柏崖之灣至渴馬之崖泊然而止北至歷城之西五十里而有泉涌出是爲趵突之泉而不明言其爲泲水蔡傳引之則以爲王屋之派矣○李獻吉曰泲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東出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泲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正義曰釋丘丘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濟水在河東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自北條南境諸山導而淮涓洛可治矣導淮三節獨下三個自字自卽其源也桐栢去胎簪烏鼠去南谷熊耳去冢



嶺皆不遠。淮渭洛多言東，以三水源流不似河流之曲折。沛流之斷續，水行與地同大分，皆東無他方可別。惟洛在河南，故一言又東北以別之耳。淮與河濟江四水皆逕自入海，渭在瀆之西，洛在瀆之東，則皆先入于河而復因河以入海，不可不辨。○此導北條淮水并下導渭導洛節俱與前西傾節應。導淮自桐栢，先言水而後言山者，何？淮水出胎簪山，經流至桐栢始大，禹只自桐栢導之，由是艾山之沂，陪尾之泗，勢與淮敵也。淮則東會之在泗，固受沂水之流，在淮則合泗沂之派，至是則函三爲二，泗沂固望淮爲宗，而合小歸大，淮又至淮浦而入海矣。淮發源豫之南境，東趨徐以會泗沂，卽淮沂其乂也。東會二句不平，入海句宜另看。泗沂不可分開說，以沂入于泗，故本沂先西南而入泗，泗東南而入淮，經以沂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傳二水相敵，指淮泗言，沂旣入泗，則總謂之泗。泗旣合沂，則水大可敵淮矣。淮據海上，去海不遠，一會泗沂而勢自暢，一瀉而入海也。易，淮水出于豫，又于徐入海于揚，然經言海岱及淮惟徐州，則入海當亦是徐州。

釋名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河圖括地象曰：桐栢山爲地穴，上爲維星。○按淮水出桐栢山，其源初則涌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鶩東北經大復山。



東過義陽今信陽也又東過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  
又東過安豐下蔡壽春鍾離盱眙有汴水從北來入焉  
又東至山陽通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  
海州東入海泗水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睢水入焉又  
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山陽入淮此水今  
人謂之清河○黃承玄曰考古淮河自桐柏而東逕信  
陽新息壽春臨淮泗州盡攬南條諸山迤北之水至淮  
陰而與泗水合泗水自陪尾而西逕曲阜滋陽魚臺入  
彭城至下邳合沂水又南至宿遷東南入淮二水合流  
東入于海則今雲梯海口卽大禹以來泗淮入海之故

道也○劉向說苑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  
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爲德甚美  
故視諸侯也○屠隆曰大地之形西北高東南卑故百  
川東之然亦就其通于東海者而言崑崙天下之中山  
形絕頂最高處東南西北皆下崑崙東南江淮河濟諸  
水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  
趨北卽沙漠直北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大海之  
量百川歸之而不盈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處轉輪  
復從西而東故云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竭也○  
四瀆立說舊以河爲瀆之宗江漢淮濟爲四瀆考之爾



雅四瀆江河淮濟是瀆者取獨自入海而名漢水入江合流入海故江漢止算一瀆傳無明解說者泥漢書中國川源莫著于四瀆而河爲宗之語不知宗者長也河于泗瀆爲之宗猶泰山于四嶽爲岱宗春官于四時爲宗伯五岳四瀆並稱不聞四瀆之外增河爲五豈祭江漢淮濟而不祭河乎今改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且入于河

看導渭導洛二節要與前有別前主各水赴渭洛此主渭洛聯衆水而入河渭一導而或會或過無不治導渭卽導涇澧漆沮也必先有所合而有所歸主異自同歸意洛亦然導水必究源究入合終始言之二水之派只止二州不得不專言之○此導雍州之渭水四瀆以西之大川渭水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則言之于此會澧會涇過漆沮與雍之涇屬渭洧三句相應渭水東流澧涇漆沮渭皆自東而會且過也上承衆水而並流下乃入河以爲歸自鳥鼠至入河幾二千里入河須另讀渭水至此比河則又小故言入渭自雍西直亘雍之東控扼諸川故三水異派而渭聯之東趨以入河黑水西河惟雍州故知雍州入河卽冀之西河○渭水出南谷山尚微經流至鳥鼠同穴山始大



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是而東澧水南注之渭則東與會焉由是而東涇水北注之渭則又東與會焉澧涇大與渭相敵既會澧涇而渭益大矣由是而東漆沮小于渭者也東北注之而渭則又東過焉澧涇漆沮皆入渭而渭東至華陰入河渭水治矣

按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發源于下南谷山在西與鳥鼠北山相聯胎簪乃桐栢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栢導之似俱未妥水經言淮出胎簪地志言淮出桐栢竊詳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

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沈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不質言其所出但以其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傳拘于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斷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無義例也雖然經于淮渭洛顧變文而不同漾江者豈無義例孔疏恐未足斷傳之非也姑存兩說待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鷓其鼠爲鷓李巡曰鷓鷓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鷓如人家鼠而短尾鷓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鼠鳥同穴



山○馮復京曰按漆沮二水名其源又各別故說者紛  
紛據孔安國顏師古之說漆沮卽洛水也朱子亦云漆  
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洛水出陝西慶  
陽府環縣經延安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  
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  
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乃周官所云雍州其  
浸渭洛非伊洛之洛也寰宇記謂漆自周官來指此竊  
意漆水卽洛水也與扶風杜陽之漆不同一統志不考  
乃云周官之漆出自鳳翔不知彼漆爲涇汭所間豈能  
飛渡涇汭而來同官邪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子

午嶺合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  
縣合漆水卽洛也孔氏注禹貢漆沮亦曰洛水是也但  
不當以沮并爲洛耳此馮翊之漆沮也卽此漆沮之從  
天子之所與潛猗與漆沮是也蓋漆沮之會于同州者  
去鎬京三百餘里爾雅周之數曰焦護焦護近于漆沮  
其山多獸其水多魚取魚狩獵之地當必此也書稱渭  
水東過漆沮亦是此漆沮若出扶風漆縣者則在澧之  
上流與經之次序不合矣其水經注所云濁水渭之漆  
沮者當在今臨潼縣界未知今之士俗亦名爲漆沮否  
然濁水一小水注鄭渠者耳非詩人所咏也一漆水出



鳳翔府麟遊縣西普潤廢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  
大藥水自西北注之南與杜水合齊詩所謂自杜沮漆  
者也其沮之所在孔仲達云未聞此扶風之漆沮也縣  
詩云自土沮漆指此何者不窻徙居戎翟之間在今慶  
陽府公劉遷豳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  
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  
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豳遷  
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  
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縣詩疏云漆  
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

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  
初至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又一沮水出鞏昌府  
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此別一水也寰宇記云合榆谷  
水榆谷在臨洮去渭源近正謂此沮水若延安沮水何  
由西行數百里至臨洮既至臨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

州耶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豫州之洛水四瀆以東之大川洛出冢嶺山尚微東  
南二百里至盧氏熊耳山之西始大故導洛自熊耳始由  
是東北則有替亭之澗瀍東則有上洛熊耳之伊與洛敵



也。洛則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伊而與之合流焉。又自東而北，合衆流以入河，而洛水治矣。自熊耳至入河，僅千餘里。豫州先曰伊洛澗，蓋以水治先後之序言。此先曰澗，澗後曰伊者，以澗澗伊三水入洛先後言也。曰會曰入河，與豫州伊洛澗澗入于河參看。渭發源于雍，經流于豫，禹導洛在豫州，入河亦在豫州，荆河惟豫州，故知豫州入河，此卽冀之南河。

熊耳山有二：一在上洛縣，一在盧氏縣。上洛乃伊水所出，觀洛會澗澗而後會伊水，則此之熊耳非上洛明矣。故蔡傳別其盧氏之熊耳。○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濠

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曰：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注于玄扈之水。郭璞注：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璧，附耳星。○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焉。○羅泌曰：堯水之害盛者，莫過于河濟，而短者極于渭洛。河之害在于冀，兗雍而濟之害在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于豫，渭止于雍。是故渭洛則附于河而不待致力，蓋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傳總結九州四海無不平治蓋隩山川澤載在各州有見有不見此總言之見九州皆然故曰攸同九州句是見四海句是總承九州句虛水土無所不總四海句實單言水也攸字與既字異既是已然之辭攸同是起下之辭謂九州所同者隩卑而山高川流而澤止全要于各句中見舉全該偏之意雖四隩二句言土之高下同于平九川二句言水之流止同于治然惟水平故土治歸重在水上故以四海會同總結之天下災深害溥之時便不無豐嗇之嗟

後先之感乃聖心原無分視卽聖力亦無偏施其州先冀充似亦不同而治一州下流正已疏各州上流則其同不必在奏治日也且如以上論土卑同宅土高同旅如以水論水流同滌水止同陂凡四海之水無不會合統同使海或不同便非九州之同攸同會同兩同字相呼應○自禹導山導水後疆域雖異九州水土之平治則同就用功言經理無間曰同就成功言合異爲同曰同攸同在四隩四句從何見舉偏該全蓋四隩既宅言土舉卑以見高不特降丘宅土而東海之隩宅不特三危既宅而南海之隩宅西海之隩東海之隩亦無不宅矣結單懷底績降丘宅土



等事。九山亦指奠高山爲一州之鎮者。刊先旅後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去翦鬱驅猛獸見治水之始。旅者定祭秩祈成功在治水之終。要知刊乃治水始事。何不言于雍梁。此用作結。惟梁雍發例。卽終以包始。故但可本成功說。旣旅說旅平。若言刊旅。則似雍梁方刊。前此未嘗旅矣。所以寧結刊旅也。然前冀州壺口梁岐有修治之文。亦明言刊。至雍梁蔡蒙荆岐有旅平之文。後乃言旅。是九山刊旅義未嘗不先。但其文則始見于此。結岷嶓旣藝蔡蒙荆岐等事。九川亦是九州之大川。不曰疏流而曰滌源。受衆水爲川。川之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水之經者甚衆。滌源正是濬猷澮距川也。若疏其下流。則在四海會同內。亦非滌其山源。滌山源在九山刊旅內。須要認清。結旣從旣道旣入等事。九澤旣陂言澤舉外以見中。陂非築阪以障之也。往時汎濫。今時水定。有豬無決。各循其岸也。結旣澤旣豬底定。孔殷等事。前于兖州言河濟治雷夏澤而後降丘宅土。于雍州言涇渭治荆岐旅而後三危旣宅。此順叙也。至此結言水土平治。乃先旣宅後山川陂澤何也。如言兖之宅土。由于河濟治。雷夏澤。雍之旣宅。由于河渭治。荆岐旅。此逆結也。所以盡九州之義也。又言四海會同者。謂四海地界之水莫不來而會。會而同。各有所歸。如東歸東。



海西歸西海、南歸南海、北歸北海之類。蓋百川以海爲壑，故言四海，非指四大海水也。攸同是濬其源流，會同是究其歸宿，必至九州之水皆入海，然後九州水土平治耳。雖結上文語氣似進，蓋四海句雖就水說，蔡傳有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之語，故不以會同與四隩四句例。因上或言宅，或言旅，或言川，或言澤，舉一未免互有所遺，故又總結謂之攸同。○洪水汎濫，九州分絕，彼高此下，彼弱此強，皆不同矣。至此土高而水落，先者不見厚地，卑而水落，後者不見薄地，故曰同。向未同，今始同焉。攸同何如？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非特究之降丘雍之三危而已。土之

卑者同平矣。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非特梁之蔡蒙雍之荆岐而已。土之高者同平矣。九州不知幾川也，今則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之患，不特九河九江見于兗荆而已。水之流者同治矣。九州不知幾澤也，今則已有陂障而無決潰之虞，不獨大野震澤之見于徐揚而已。水之止者同治矣。至是則四海地界之水近于山隩者不必同，通于川澤者不必同，若大若小，經流支流無不會同而得所歸宿，如黑水入于南海，弱水入于西海，河入北海，江漢入東海，又豈特兗之澗沮會同，雍之澧水攸同已哉？所謂九州攸同者如此。



說文云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爲高土故曰九州孔氏曰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居民之外皆有水也

天地之勢四邊有水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

四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

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有九道地有

九州○孔安國書序云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

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楚左史倚相

能讀九丘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說苑曰八荒之內

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

章潢曰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

井畝疏爲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畝澮者卽田間之畝一

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卽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

井田之制自禹定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六府句承上起下見水土平治之效制貢定賦之由六府

句說得開濶包有三事和在內不重害息利興上說通天

地爲消長亘古今爲闔闢故曰孔然六府孔修猶是禹養

民始政故此且用作腰結語意句句脫下財賦盡水火金

木土穀皆有單言庶土者土兼五行也至成賦又分言穀

土者土爰稼穡也前叙貢賦底慎成賦之意已寓此就中



點出慎字成字來。底慎成賦四字最重。正是聖人安民之仁。然亦不出交正成則之外。而有底慎成賦在。蓋庶土爲財賦而正。故交正之而卽底慎也。三壤爲田賦之則。故成則之而卽成賦也。○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所以孔修也。要見水土平而利源開。故下面土賦田賦之制可定意。六府雖並列。禹所治者水耳。水去而五行不致汨陳。穀因之樹藝耳。孔修卽在九州之成功內。如山澤俱治則水修。貢金三品則金修。惟條惟喬則木修。因木鑽燧則火修。底績底平則土修。旣作旣藝則穀修。前九州分貢賦。此則貢亦爲賦。財賦之賦是土賦。以貢

篚之物言。凡丘原川澤能生物者皆是。成賦之賦爲田賦。以所納之稅言。則專指穀土也。庶土色性不同。交正非以土之肥瘠高下交相正也。乃以土之肥瘠高下者所生名物來交相正之。何州產何物。何地爲最良。然後常者歲貢。暫者錫貢。不責有于無。不取盈于寡。而此心猶恐其過。故曰底慎。合九州之庶土。辨九州之物產。令人有凜然不敢折閱之心。况交而正之。則雖低昂自我。而彼自具有不可低昂之極在。彼盈此缺。卽天地不能全其產。而人主全收之。安得不慎。聖人以天地之所生。經天地以萬物之所成。緯萬物。聲名以紀之。文物以昭之。服食器用之間而平成。



修和之治賴焉。吉凶軍賓嘉先定。廟堂之制度而後取之。于地之所出與所產之良。不然雖生之多而物之珍不以貢也。底慎意如此。但作不妄取說未盡其義。底慎因交正來。正字與下成字應。所謂成正罔缺也。發起慎字意。成賦因成則來則等則也。成則者謂舉天下之田而咸則之以三等之法。孰爲地勢之廣狹。孰爲人工之早晚。然後正歲者守其經。間出者通其變。成規一定不隨意變易。不因時妄增也。故曰成賦中邦。三壤以上中下言。雖三之中又有三。總不出三壤之外。準則上中下之土壤卽前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略。九等言其詳。總九等而綱之爲三壤。就三壤而析之爲九等。正因經文辨土有黃壤白壤墳墟三品之別。故卽此三壤以例見墳墟塗泥凡土皆入品第。故云成則。且黃白黑三色原分上中下三品。遂用三壤九第。此又用事造語天然之妙。成賦中邦對四夷言之。任土作貢或及外夷。什一之征止在中國。土賦及于四夷。亦是各州之夷。如冀之島夷。徐之淮夷。故知中邦亦是各州之中。古者田之可畊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畊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然則所謂成賦中邦者只指田之可畊者言耳。鄭玄謂以萬物生焉則言土。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訓壤與經文以壤言土性者異非也。貢曰庶土便知咸則



為穀土。賦曰：中邦便知土賦及四夷。此節重貢賦，不重田土。此意要記，句句要見總結意。

陸贄曰：大凡生于天地之間，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于作為，金、木自產于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陳祥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上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壚塗泥雖殊，而墳、壚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

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帝王世紀曰：禹平水土，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錫土姓

自此至篇終，記禹建官弼服，畢治水之成功，其敬德先民以化天下。又即治水時，指其德意流貫處言之。蓋治水至此始可言成功耳。勿作成功之本說。敷土經為九州，此又緯為五服。蓋治水敷土，猶止叙得禹利用厚生之始事。必至錫土弼服，乃足盡禹正德三事之成功。此節重封建上，水土平治後，不衆建諸侯，無以共布修和之化。錫之土以



定其限制，錫之姓以辨其分族，當與建十二師五長意參看。雖云封建所以賞功報德，洪水之後多限制不明，然此意較緩，天子分諸侯，必胙之土而錫之姓，如契封商，賜姓子之類，傳平訓宜申看。錫土姓與胙土姓不同，錫土是分土，惟三之土，胙土是大社五色之土，分祭肉也，封建非創自禹，或仍其舊，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絕，至此而徧錫之也。此與下彊理五服皆禹稟命于帝。

正義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地，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姁，胙四

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字爲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爲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爲姓，而姓氏遂無辨。○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上，而戚



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于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陪其國家以明亡氏與奪爵失國屬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媯媯之類是也所以爲婦人之稱如伯姬叔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白虎通曰人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



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十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仲山父曰古者司商協各姓韋昭註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庾信曰昔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王鑿曰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有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

族是族無不同氏也。○鄭曉曰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嘗書姓某氏相襲誤耳。又曰姓氏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媯曰姁曰嬴曰姁曰姚曰姁。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惟錫土姓在于廣布修和共明功叙故下卽繫之曰祇台德先見已爲之倡也。惟禹祇德爲倡諸侯所以各迺有功而不距行不距兼臣民在內卽下東漸西被是四訖乃祇德之極功也。祇台不距是論理作未然看就臣道上說寓



責難于帝意。或作禹自言。今水土平矣。貢賦定矣。諸侯建矣。予于此復何爲哉。德者表正天下之本。惟仰承誕敷之心。致敬我德。躬行以爲天下臣民先。庶幾臣民觀感于我。德者自然。各廸有功。而不違距我之所行。則予心斯愜乎。看來一部禹貢。皆史臣記事之詞。無端二句特記禹言。還作史臣口氣說。曰台曰朕。夏史指禹爲我。猶孔子春秋指魯爲我也。但此二句只重水土之平。謂水土未平。而貢賦未定。諸侯未建之前。我禹未嘗不以敬德帥臣民。而天下未必無距也。當此治定功成之時。惟敬我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將沐平成之澤。而樂于向化。自無距我之德行者矣。見非治水成功。何以有此。禹成允成功。而猶勵以祗台。不自滿假。可見。或疑臣無獨專之理。不知此非論修德也。德而曰台。自癢自痛。自本自根。以方寸爲八表之樞。所謂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不距也。禹貢一書。皆法制。故此揭其精微之要。只一祗字。天地以之覆載。山川以之流峙。民物以之咸若。九州殊貫。萬國異疆。禹惟先之以所同。而過化存神。孰得而違之。祗德就躬行。說與下朕行相照。行卽是德也。不距只在禹德上說。不可講黎民敏德去不。距者望而至之。不距者不必望而至。而心神領會也。註惟字自字。可見此節大意。猶武城篇未



垂拱而天下治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三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五服分州乃治水時指定天下形勢爲敷土計。弼服乃治水後界畫天下人民爲廣化計。制服爲居重馭輕以屏衛王室。環外供內以維持德化。與末節照應。禹分天下爲九州。又分爲五服者。州取犬牙相制以形勝爲比。聯服取幅

頓相方以道里爲片段。一州間類數服。服者治州之法。有制服臣服之義。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作活字看。皆治之之法也。五服之名堯時原有。禹因洪水既平之後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役猶多。故每于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何以言錫土弼服。是終九州貢賦後半截事。蓋九州所定之田賦卽此五服諸侯之田賦也。故五服亦首言甸服。九州所定之貢物卽此五服諸侯之貢物也。故五服亦次言侯服。至貢物爲文。



事武備所需正以供揆文奮武之用。若要服之夷亦諸州所列島夷萊夷淮夷之例也。若荒服之蠻亦雍州所列三危三苗西戎之例也。故知錫土弼服節卽九州後半截也。○此下大約遠近征役朝貢疆理之宜。正所謂弼成五服。五服言服天子之事也。傳云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甸服五百里。四面相距則爲千里之畿矣。甸卽井甸之甸。以甸賦言。圻內之地不以封建。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甸服有京師力耕實根本。不仰給于外藩意。詩云赫赫梁山。惟禹甸之。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各。蓋農國之本也。下分言五百里賦卽九州厥賦之賦粟米之征也。冀爲甸服賦兼貢言。而此獨提賦于五等之前。言此乃實賦也。只重賦上。服亦賦內事。省民力。正以備國儲也。賦字貫下五句。粟米之征。服字包上三句。力役之征。服與甸服服字。以田賦爲事者不同。此服字謂服輸將也。輸納也。以車載物曰輸。將送也。用人推送曰將。蓋三百里去王城爲近。故旣自輸其總銓秸。而又爲四百里五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于帝都。謂之遞者。三百里交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總銓秸言納。又係以服字。而四百里之粟。五百里之米。則不復言納。可見內三百里服外二百里不之服。則又以力役之有無分輕重。聖人不使

外二百里之民  
以遞內三百里  
之民以勞田事  
互不均之澤  
身言之



四百里負粟五百里負米因遠者艱于輓運故寬之非偏困近畿之民也禾本全曰總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刈禾半藁曰銍若三百里則簡銍而納秸半藁去皮曰秸藁秸即芻茭之類供軍牛馬之用者四百里遠則去秸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穀而納米只一服字攴上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不但納總銍。桔。自。見。史。筆。用。逆。處。注。輕。重。精。粗。要。逐。句。挨。遞。看。如。米。精。于。粟。粟。精。于。桔。總。粗。于。銍。銍。粗。于。桔。粗。即。為。重。精。即。為。輕。近。者。服。為。重。而。遠。者。不。服。為。輕。賦。皆。什。一。方。則。以。遠。近。輕。重。耳。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于。此。然。獨。三。百

免曰括矣寺有  
去粟而少之  
係者耶

里之民納橐而不粟視他處為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二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夫三百里之民受四百里之粟五百里之米而為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見古者賦役不兩重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箋云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



于鄉遂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恤又云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司馬法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

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公彥云一成惟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正義曰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銓刈謂禾穗銓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銓刈用銓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銓以刈故以銓表禾穗也○漢孔氏曰稭本或作稽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



韞正義曰郊特牲云筦簞之安而稟秸之設秸亦稟也  
雙言之耳去穗送稟易于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  
一而得稟粟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銍則垂近重遠輕之  
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字于此言  
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猶尚納粟此當  
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直納粟米爲少禾稟俱送爲  
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漢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韋昭曰自商以前并  
畿內爲五服周公因禹所彌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  
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曰甸

服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侯服服以侯名以皆侯國之  
事也按正義云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侯二百里  
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爲一  
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言二百里者大率爲差等也  
第一百里最近王畿而便輸將則公卿大夫元士食邑之  
采蓋畿內不以封而凡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矣第  
二百里則以封五十里之男自三至四五之三百里則以  
封七十里百里之諸侯夫弱小在內則內有所依而外有  
所扞强大在外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耳○采以邑言



內臣之祿。邦與諸侯以國言。外臣之爵。分土也。上甸是制。天子之祿。此采是制。卿大夫之祿。卿大夫職在若采。故所賦之地。卽以采名。采地而係之。侯服者。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視侯。伯子男。公卿大夫。身在國都。但擇人以治。如周公食邑扶風。命仲爲卿士。是古者天子獨制千里。卽帝廷羣臣食采之邑。皆取之侯服。男小國。言男以兼子。言邦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諸侯大國。言侯以兼公與伯。故合三爲一。各百里。二百里。次第之詞。與甸服同例。三百里。計數之詞。與緩要荒服同例。甸服五之。侯服三之。緩要荒。各二之。見漸外漸略之意。○若諸侯之分于冀州者。卽使之徵冀州之賦。而賦之厚薄。與夫貢之多寡。則必因其舊而不變。但所入則有天子諸侯之制耳。然賦雖天子諸侯各取其治地之入。而貢之一事。則惟天子總之。而諸侯不與也。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獨冀無之。甸服有粟米之輸。而餘四服無之。說者以爲圻外八州。皆以田賦市易所當供者。以爲貢。故不輸粟。然則土功卽租稅也。蓋諸侯食其稅于國。則賦名爲祿。納其賦于上。則賦名爲貢。

孔穎達曰。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爲采地。○何休公羊註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



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

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官任土

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

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所謂家削之賦小都卿之采地

邦縣之賦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邦都之賦顏師古曰

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張載

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

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

此所謂幣餘之賦也又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

業所謂世祿之家○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

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呂祖謙曰周禮一曰

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世襲

爵長是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白虎通曰諸侯封不

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

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陰法雷也七十

里五十里差德功也○王氏樵曰采案孔氏曰供王事

正義曰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今蔡

氏以采為卿大夫采地然周制家削邦縣俱在畿內夏

制雖不可考要之采地恐不及畿外也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綏服以漸遠王畿義取綏安



也。內王畿外荒服各千里，而綏服介其中，故以內三百里于甸侯爲門戶，則揆文教以接侯甸之政，而撫要荒以外二百里于要荒爲藩籬，則奮武衛以鎮要荒之變，而安侯甸。旣言三百里，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三服文與此同，故于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文教如學校之設，禮樂之制，皆文也。皆所以教人者。武衛如將卒之練器械之精，皆武也。皆所以衛國者。揆卽百揆之揆，文而曰教，自有先後之序。淺深之宜，故必須揆酌量其風氣剛柔與淺深先後而施，務以綏之者揆之，令三百里人人被服皇文，則其綏內者奮取振揚之義，須帶衛字，說只是常振揚其所護衛者，使奸暴潛消，原非一切震讙，務以綏之者奮之。令二百里在在彭盪，聖武則其綏外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獨綏服言之，見由此而內，其文教之揆，由此而外，其武衛之奮，皆準之也。須知內非無武，而以文教爲主，外非無文，而以武衛爲主，文武合而後綏之道始盡。

林之竒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要者雖受中國約束，不過羈縻之意，新說以要字如裳之有要，所以綱領四裔，近鑿要服，雖內三百里曰夷，其實外



二百里皆是夷地。以夷地而放罪人于此，所以示其非華夏之人，乃夷狄之流也。夷易也。夷雖無中國禮法，猶得以中國之治易之也。故居內三百里，若蔡則逆諸四夷之外，且不得與夷共處矣。一云春秋淮夷會申杞自降爲子用夷禮，夷亦國也。蔡卽所謂蔡叔也。叅之。

周語蠻夷要服，韋昭解云：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蘇傳：夷雜夷俗也。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

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田野不井，人民不多，荒忽無常，所以經略之者，又簡于要服矣。其內三百里謂蠻，因其俗也。蠻者慢也，獷悍更甚于夷，故列之荒服。二百里流，亦是蠻地。流比放更遠，準罪爲遠近也。春秋執蠻畀楚而楚爲荆蠻，亦國也。流卽所謂流共工于幽州也。聖人設蔡于夷三百里之外，設流于蠻三百里之外，不但別其非華夏之人，見得中國人自壞禮法，其薄惡比蠻夷更不同。故內蠻夷而外罪人，所以嚴善惡之辨，然非絕惡過嚴也。處以不堪，正激其悔艾。尤聖人廣德化之妙用。卽三苗之不叙可見。要知要荒二服，雖蠻夷之地，亦必立諸侯。王官叅錯于其中，疆理之。



按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蠻之言緡也以繩束物之名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政教隨其俗○茅伯符曰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以人情測度矣

五服取義雖不同然亦是舉例互見故侯服未嘗無田賦綏服未嘗無封錫侯服之賦亦納總銓秭粟米則諸侯卿士之祿也綏服之地亦建公侯伯子男則揆文奮武之人也然教亦不專在內武亦未始非文要荒二服似禮法所不及教化所不行及觀三苗丕叙西戎卽叙而聲教四訖則盡四海內外徧爲禹德其在中邦又可知矣五服猶中邦也禹所訖不止中邦故下以東西朔南極言之

正義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里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旣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



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  
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  
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  
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  
數若其廻邪委曲動有倍加之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  
云地倍于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  
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  
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  
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左傳正義曰周公斤大九州

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  
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  
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  
其服事上也○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  
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  
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  
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  
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  
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  
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職方氏



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于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前結水治土平但言六府修四隩宅此結弼服化行乃言

聲教訖見禹利用厚生專以爲民正德禹經畫所到便是聲教非治平後方施教化蓋平水土定貢賦建宮弼服精神所到總曰祇德漸被暨正不距處漸深入被覆冒祇覺我之精神充塞天地人之濡染直透肌髓暨者言盡若此其漸被也聲教總是祇德直于無聲響處傳聲響化儀表處運儀表下括之曰四訖四訖言無所不及總是個不距成功緊頂聲教統結一篇通節大意重告成功上告成有祇承于帝與思日孜孜意告艱正所以醒艱非徒叙功勞之謂○聲教至海濱則止曷云漸于海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羗戎咸實貢中國是有虞聲教東不止海且漸



入于海中。西不止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東西皆有所止之地。于南北則止言朔南。而不言其地。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柘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暨卽漸被之換字。地有遠近。化無淺深。傳意須善會。漸者入其中。如水之漸漬。漸字從海。聖澤汪洋也。被者覆其上。如衣之被覆。被字從流沙。聖澤瀰漫也。暨者溥博。周遍無所不暨及也。朔南故曰暨。各肖其意。皆極言其廣。不必說漸深于被。被深于暨。漸被暨。正與不距。朕行相應。海是東海極處。流沙是西海極處。朔南是南北極處。故總曰四海。人所聞爲聲。所效爲教。風聲所動。卽爲教化。蓋訖盡四海之內。而浩乎其無方所矣。聲虛而教實。聲先而教後。聲教二字。串下。總是一個。祇德。聲教訖于四海。雖卽看上東漸三句。合說。然上主被德者說。此主祇德者說。禹治水從西北而東南。成功則東西南北無處不到。而結爲聲教二字。聲教句與上不距。朕行總當主舜說。告成功以治水爲主。田賦建官。弼服亦在其中。所告者成功。而克艱。俾勿壞之意。隱然言表。用圭覲君之禮。玄則取水之象。錫猶師錫之錫。非常之辭。錫禹而謂禹錫。夏史尊禹之辭。古語多類此。猶諸侯朝而曰朝諸侯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卽損之所謂弗損益之中。以爲志者。首曰禹敷土。終曰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只起繳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俱貫串相應皆記禹經理之事而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二句突出尤奇蓋此禹經理之神也九州殊貫萬國異疆而能使天下如一人中國如一家者無他祇德而已後世山海經地理志與夫財用之書寧知有是○總計五服之地東西南北財五千里天子所以中天地撫民物奠丕基鴻大化者也而其數惟五兼參兩之全協籌範之中五服五百五千三其五而天地帝王之事畢地不求廣宅中爲大功不務遠安內爲先或者疑疆理太狹周制九服倍于禹蹟秦漢隋唐延袤萬里蓋周秦疆理已盡四海而禹貢奠基爲萬世宅中之規而已非必定以冀方爲中極而盡四海爲邊裔也九州之境北盡于冀如必拘此則冀北無侯綏而荆南多棄地矣此論立國規制云爾若其聲教東至海西至流沙自朔北而南莫不暨及訖于四海亦惟是畿甸爲根本侯綏要荒相維四達有台德以爲之先而誰能距朕行者乎言朔南而不言北者禹績極于東西而南爲次北無水故不及極西北者水源也

參同契曰法象莫大于天地今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天地間莫大者水百川爲脉絡四海爲尾間山澤爲竅戶聖賢



爲之關鍵低昂則害氣奔走而江河注海也此雖養生家之寓言亦可當時之喻矣○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緣北邊地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洪邁曰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西云○吳徵曰禹貢叙事至訖于四海而止訖者地之

盡處也海之環于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于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羨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蓋不知其幾也○尚書旋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珪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禹功既成天出玄珪以錫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白虎通云圭以爲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



見故以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又云以青圭禮東方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長尺有二寸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以爲瑑飾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縷耳長七寸典瑞云瑑圭以覲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王裸賓客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二寸以

以土地○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家不藏圭言有稱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又云圭璋特達德也○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二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

四器圭璋璧琮

凡執玉無籍者襲

○瑞應圖云四海會同則玄圭出○天帝日嗟喞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并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裡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



國共寧竄舞永奔

帝禹碑乃禹治不功成紀功刻也在衡山絕頂歷代滋久昔傳湮埋于土

石見者罕焉

古蹟或皆管汜共心因崇氣卦東平安華繼恭禮

神廟或與登島燔之門珍良共然而兩神靈與人必

○帝魏圖云四或會同照之圭山○天帝日聖廟神

四器皆封其地實以神也聖新出時王無常清

等木白香同前封未封人可皆之無樂長只斷群以

于生與樂封以香木上下半段半十刻三十刻二刻六

刻之舞山又云老聖神之神也○御廟神云西以照天

御廟云云主聖神道神也○御廟神云西以照天

尚書葦篇卷六終



